第五十一章

思嘉终于又能出去活动了。她让卢儿帮她穿胸衣，绳子尽量地多勒紧，然后用尺量了量腰身。２０英寸！她大声嚷嚷起来，生孩子，结果就把你的身材弄成这个样子。她腰身竟然和皮蒂姑妈一样粗，和嬷嬷一样粗了。“再拉紧点儿，卢儿。看能不能紧到１８英寸半，否则我的衣服就都不能穿了。“

“再拉，绳子就断了，"卢儿说。"人的腰就是粗了，思嘉小姐，一点办法也没有。“

“办法是有的。"她一面想，一面使劲把缝撕开，准备放出几英寸来。"我可再也不生孩子了。"当然，邦妮很漂亮，这为她增了光。瑞德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可是她再也不想生孩子了。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不能像对付弗兰克那样来对付瑞德。瑞德是不怕她的，这样就很难对付。他在邦妮身上已经表现得如此愚蠢，说不定明年又想要个儿子，虽然他说过如果她为他生了儿子，就把他淹死。唉，她不想再给他生男孩，也不想再给他生女孩了。一个女人生过三个孩子，这已足够了。

卢儿把她撕开的缝缝好，熨平，帮她穿好扣好，她就要了辆马车到木材厂去。她走着走着，兴致来了，把腰身的事也就忘了，因为她到了木材厂就会见到艾希礼，还要和他一起看帐呢。她要是运气好，也许能单独见他。邦妮出生以前，她就很久没有见艾希礼了。她怀孕时肚子很大，她也根本不愿意让他看见。她一直很怀念过去每天和他的接触，虽然当时总有别人在常在她不能来出来活动的那段时间里，她常想到木材厂生意的重要性。当然，现在她不需要再干下去了。她可以很容易就把个木材厂卖掉，把钱拿去投资，以备韦德和爱拉将来使用。不过那样办，就意味着她没有什么很多机会见到艾希礼了，而只能在正式的社交场合，在周围有许多人的情况下见面。和艾希礼在一起工作，这是她最大的乐趣。

她赶着车来到木材厂，高兴地看到木材堆得多么高，顾客那么多，他们正站在一堆堆木材之间，和休.埃尔辛谈话呢。那里有六套骡子，六辆车，黑人车夫正在装车。"六套车呀，"她自豪地想，"这都是我自己搞起来的呀。"艾希礼来到小办事房门口，再次和她相见，感到很高兴，眼睛里流露出愉快的神情。他搀着她下了马车，进了办事房，拿她当女王一样看待。但是她一看这个木材厂的帐目，和约翰妮.加勒格尔的帐目一比，她那愉快的心情就遮上了一层阴影。艾希礼勉强收支相抵，约翰妮却赚了一笔钱，说明他干得好。思嘉看了看这两张报表，克制着自己，什么也没说，但她脸上的表情，艾希礼是看得清楚的。

“思嘉，我很抱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不想再用犯人了，希望你能同意我雇自由黑人。这样干，我相信会干得好一些。"“雇黑人！给他们开工钱，我们就得破产。犯人多便宜呀！如果约翰妮使用犯人能赚这么多钱--"艾希礼的眼睛从她肩上看过去，他能看见的东西。思嘉是看不见的，他眼中愉快的光芒消失了。“我不能像约真妮.加勒格尔那样使唤犯人。我不可能逼着人干活。"“见鬼去吧！约翰尼干得可好了！艾希礼，你就是心肠太软。你应该让他们干更多的活。约翰尼对我说，每次有人想装病不干活，就来找你，说他病了，你就给他一天假。上帝呀！艾希礼，这可不是赚钱的法子呀。无论生什么病，只要不是腿断了抽上两鞭子，差不多就治好了--"

“思嘉！思嘉！快别说了！听你这样说话，我真受不了，"艾希礼喊道，他的目光带着强烈的感情回到她脸上，打断了她的话。"难道你就没有想到他们是人--他们有的有病，吃不饱，很痛苦，而且--啊，亲爱的，我真不忍心看着他把你变成一个残暴的人，你过去是多么温柔啊--"“你说谁把我怎么样了？"“我应当说，而没有权利说呀。但我非说不可。就是你那个--瑞德.巴特勒。他所碰过的东西，都会中他的毒。你也中了他的毒，你过去虽然有些急躁，但是那么温柔，大方，和蔼，他通过和你的接触，毒害了你，使你的心肠变硬了，使你变得残暴了。"

“唔，"思嘉喘着气说，她本来感到内疚，现在因为艾希礼对她感情这么深，到现在还觉得她温柔。又产生了喜悦的心情，幸好他认为都是瑞德不好，她才这样贪财的，其实这事和瑞德丝毫没关系，本来就是她自己不好，不过在瑞德身上再添一个污点，对他也没什么坏处。“这要是任何别的人，我就不会这么介意了--可他正好是瑞德.巴特勒！他对你做了些什么，我都看见了。在你不知不觉之中，他就把你的思想牵着绕弯子引到他那条无情的轨道上去了。唉，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他救了我的命，我是很感激他的。但我愿向上帝表示，当时如果不是他，而是别人就好了。其实，我也没有权利对你讲这些--""唔，艾希礼，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别人才没有呢！"

“告诉你，我实在受不了，我不愿意看着你那美好的一切被他糟踏，我不愿意知道你的美貌和魅力要由这样一个人来支配--我一想到他和你接触，我--““他这是要吻我吧！"思嘉兴奋地想。"这就不能怪我了！"她朝着他往前凑了凑。但是他突然往后退缩，好像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有些话，他本来是不想说的。“我非常真诚地向你道歉，思嘉。我--我刚才说你丈夫不是上等人，其实，我自己的话证明我才不是上等人。谁也没有权利对着一个人的妻子批评她的丈夫。我没有理由，只是--只是--"他说不下去了，他的脸也在抽搐。思嘉屏住呼吸，等他说下去。

“我没有任何理由。”回家路上，思嘉坐在马车上，思绪万千。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只是他爱她！一想到她躺在瑞德怀里，他就满腔怒火，这是思嘉没有料到的。不过这倒是她可以理解的。她要不是知道他和媚兰的关系只是和兄妹关系一样，她也会感到非常痛苦的。艾希礼还说瑞德拥抱她就是糟踏了她，把她变成了残暴的人！好吧，要是他这么想，她可以完全不让瑞德拥抱她嘛。她心里想，如果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和别人结了婚，却能在肉体上互相保持忠诚，这有多么美好，多么风流埃这个想法久久地停留在她有脑子里，她也感到非常愉快。同时这还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这就意味着她不必再生孩子了。

等她回到家，撂下马车以后，艾希礼的话在她心中引起了喜悦就开始渐渐消失了，因为她得向瑞德说明白她要求各人睡各人的卧室，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事情。这就很难办了。另外，她又怎么对艾希礼说，完全为了满足他的心愿，她已经不再让瑞德碰她了呢？可是如果没有人知道，这种牺牲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爱面子，难为情，这种心理实在碍事！她要是能和艾希礼坦率地谈一谈，就像和瑞德谈话一样，那该有多好！不过，也没关系。她总会有办法把真实情况告诉艾希礼的。她上楼去，打开育儿室的门一看，只见瑞德坐在邦妮的小床边，爱拉坐在他腿上，韦德正从口袋晨掏东西给他看。瑞德这样喜欢孩子，并对他们这样看重，实在幸运。因为有些继父对前夫的孩子是非常讨厌的。“我有话跟你讲，"她说，接着就到他们自己的卧室里去了。现在最好还是趁她不再要孩子的决心非常坚定，趁艾希礼对她的爱还在给她力量，把这件事了结了吧。

瑞德走进卧室，随手把门关上。思嘉突然对他说：“瑞德，我已经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如果说他对思嘉突然说这样的话感到惊讶，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慢慢走到一把椅子跟前坐下，往后仰着，弄得椅子也往后斜了。“我的宝贝，邦妮还没生下来的时候，我就对你说过，你生一个孩子，还是生２０个孩子，对我说来是无所谓的。"他推得一干二净，太不像话，仿佛采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就可以影响实际的生与不生。“我觉得三个已经够多了。我不想一年生一个。"

“三个似乎是够多了。"“你很清楚----"她刚要讲，又觉得难为情，脸都红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你是否知道，如果你不让我实行结婚赋予我的权利，我是可以和你离婚的？““你这个人真不像话，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事？"谈话没有按照她计划的进行，她非常恼火，就大嚷起来。"你要是有一点尊重女性的意思，你就会--你就会体贴人，就像--唔，就看看艾希礼.威尔匈斯吧。媚兰是不能再生孩子了，他--""艾希礼，他可是个正人君子呀，”瑞德说，两只眼睛放出了奇怪的光芒。"请你说下去。"

思嘉一下子憋住了，她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傻，竟然想和和平平地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特别是碰上像瑞德这样自私自利的蠢货。“我今天下午到木材厂去了吧，是不是？"“到那儿去，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你喜欢狗，对不对，思嘉？你是希望狗待在狗窝里，还是待在马槽里呢？"思嘉这时又气愤，又失望，觉得烦燥不安，这个典故，竟然没听出什么意思来。

瑞德轻轻地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把手放在她下巴颏下面。往上一抬，她的脸正对着他的脸。“你真是个孩子！你已经和三个男人一起生活过了，可是对男人的脾气却还是一无所知。你大概觉得他们都像过了更年期的老太婆吧。"他顽平地在她脸上拧了一把，这才放下手来，他竖着一双浓眉，低着头冷冷地对着她端详了老半天。“思嘉，你要明白。如果你和你的床对我还有什么魅力的话，你无论是枷锁，还是恳求，都是拦不住我的。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不用怕难为情，因为我和你订了契约的--我一直遵守这个契约，而你却在毁约了。得了，去保持你的贞节吧，亲爱的。"“你的意思是不是，”思嘉气愤地喊道，"你不管--"

“你对我厌倦了，是不是？唉，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厌倦。你就保持圣洁吧，思嘉。这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难处。没有关系，"他耸了耸肩膀，笑了。"幸亏世界上到处都有床--并且大部分的床上都睡满了女人。"“难道你真是要--"”我的小天真儿！不过，那是当然的喽，在这之前，我并没有走过多少邪路，这也真奇怪。我从来不认为贞节是一种美德。"“我每天晚上都要把门锁上！"“何必费事呢？我要是想要你，什么锁也没有用。"

他转过身来，好像觉得这个题目讨论完了就走了出去。思嘉听见他又回到育儿室里去了，还听见孩子们欢迎他。她突然坐下来。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是她的愿望，也是艾希礼的愿望。但这并没有使她觉得高兴。她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她本人也受到了侮辱，因为她觉得瑞德并不很看重这件事，也不很需要她而且把她和别处床上的女人同样看待了。她希望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告诉艾希礼她和瑞德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夫妻了。但是她知道现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似乎是乱套了，她又真有点后悔，觉得不该提起这件事。过去她和瑞德躺在床上谈论很多趣的事，他那雪茄烟的红光在黑暗中一亮一亮的。过去她梦见自己在寒冷的里雾里奔跑，惊醒之后，瑞德把她搂在怀里，抚摸安慰她。这些情景，她都会怀念，却不可能再出现了。她突然感到特别难过，把头靠在椅子扶手上，哭起来。

第五十二章

一个雨天的下午，那时邦妮刚刚过了她的周岁生日，韦德闷闷不乐地在起居室里来回走动，偶尔到窗口去将鼻子紧贴在水淋淋的窗玻璃上。他是个瘦小而孱弱的孩子，虽然八岁了，但个子很矮，文静得到了羞怯的地步，除非别人跟他说话，否则是从来不开口的。他显然感到无聊，想不出什么好玩的事，因为爱拉正在一个角落里忙着摆弄她的玩具娃娃，思嘉坐在写字台前算账，要将一长串数字加起来，嘴里不停地嘀嘀咕咕着，而瑞德则躺在地板上，用两个手指捏着表链将表在邦妮面前晃荡，可是又不让她抓着。

韦德翻出几本书来，但每次拿起一本又立即啪地一声丢下，一面还连连地叹气，这样接连好几次，惹得思嘉恼怒地转过身来。“天哪，韦德！你到外面玩去吧。”“不行。外面在下雨呢。”“真的吗？我怎么没注意到。那么，找点事做吧。你老是坐立不安，把我烦死了。去告诉波克，让他套车送你到那边跟小博一起玩去。"“他不在家，"韦德丧气地说。"他去参加拉乌尔.皮卡德的生日宴会去了。"

拉乌尔是梅贝尔和雷内.皮卡德生的小儿子，思嘉觉得他很讨厌，与其说是小孩还不如说是个小猴儿呢。“那么，你高兴去看谁就去看谁吧。快去告诉波克。"“谁都不在家，"韦德回答。"人人都参加那个宴会了。"韦德没有说出来的那几个字"人人--除了我"是谁都察觉得到的，可是思嘉聚精会神在算帐，根本没有在意。瑞德将身子坐起来，说：“那你为什么没去参加宴会呢。儿子？”

韦德向他靠近些，一只脚在地板上擦来擦去，显得很不高兴。“我没接到邀请，先生。”瑞德把他的表放在邦妮那只专门摔坏东西的小手里，然后轻轻地站起身来。“丢下这些该死的数字吧，思嘉。为什么韦德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那个宴会呢？““看在上帝面上，瑞德！你现在别来打搅我了。艾希礼把这些帐目搞得一塌糊涂--唔，那个宴会？唔，我看人家不请韦德也没有什么，假如请了他，我还不让他去呢。别忘了拉乌尔是梅里韦瑟太太的孙子，而梅里韦瑟太太是宁愿让一个自由黑人也不会让我们家的人到她那神圣的客厅里去的呀！"

瑞德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韦德那张小脸，发现这孩子在难过。“到这里来，儿子，"他边说，边把孩子拉过来。"你想去参加那个宴会吗？”“不，先生，"韦竿勇敢地说，但同时他的眼睛往下看了。“嗯。告诉我，韦德，你去参加小乔.惠廷或者弗兰克.邦内尔，或者-—唔，别的小朋友的生日宴会吗？"“不先生。许多宴会我都没有接到邀请呢。"

“韦德，你撒谎！"思嘉回过头来喊道。"你上星期就参加了三次，巴特家孩子们的宴会，盖勒特家的宴会和亨登家的宴会。"“你这是骡子身上配了一套马笼头，把什么都拉到一起来了。"瑞德说，接着他的声音渐渐变温和了，又问韦德：“你在那些宴会上感到高兴吗？你只管说。""不，先生。”“为什么不呢？"“我--我不知道，先生。嬷嬷--嬷嬷说他们是些坏白人。"

“我立刻就要剥她的皮，这个嬷嬷！”思嘉跳起来高大叫。“至于你嘛，韦德你这样说你母亲的朋友--"“孩子说的是实话，嬷嬷也是这样，"瑞德说。"不过，当然喽，你是从来都不会认识真理的。即使你在大路上碰到了……别难过。儿子，你用不着再去参加你不想去的宴会了。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给他，"去告诉波克，套马车带你去街上去玩。给我自己买些糖果--买多多的，不要怕吃得肚子太痛了。"韦德开心了，把钞票塞进口袋，然后焦急地看着他母亲，希望能征得她的同意。可思嘉正蹙着眉头在看瑞德。这时他已从地板上把邦妮抱起来，让她偎在他怀里，小脸紧贴着他的面颊，她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发现他眼睛里有一种近乎忧虑的神色--忧虑和自责的神色。

韦德从继父的慷慨中得到了鼓励，羞涩地走到他跟前。“瑞德伯伯，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当然可以。"瑞德的神情有点不安，但又好像满不在乎似的，他把邦妮的头抱得更靠近一些。"什么事，韦德？"“瑞德伯伯，你是不是--你在战争中打过仗吗？"瑞德的眼睛警觉地往后一缩，但还是犀利的，不过声音有点犹豫了。

“你干吗问这个呀，儿子？”“嗯，乔.惠廷说你没有打过，弗兰克.邦内尔也这样说。"“哎，"瑞德说，“那你对他们怎么说呢？"“我--我说--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接着赶忙补充，“不过我并不在乎，而且我揍了他们。你参加战争了吗，瑞德伯伯？"

“参加了，“瑞德说，突然变得厉害起来。"我参加过战争。我在军队里待了八个月。我从洛夫乔伊一直打到田纳西的富兰克林，约翰斯顿投降时我还在他的部队里。"韦德高兴得扭摆起来，但是思嘉笑了。“我以为你会对自己的战争史感到羞耻呢，"她说。"你不是还叫我不要对别人说吗？”“嘘！"他阻止她。"韦德，你现在满意了吧？""啊，是的，先生！我本来就知道你参加了战争。我知道你不会像他们说的胆小如鼠。不过--你为什么没有跟别的小朋友的父亲在一起呀？"

“因为别的孩子的父亲都些笨蛋，他们给编到步兵队里去了。我从前是西点军校的学生，所以编在炮兵队里。是在正规的炮兵队，韦德，不是乡团。要进炮兵队可不简单呢，韦德。"“我想准是那样，"韦德说，他的脸都发亮了。"你受过伤吗，瑞德伯伯。"瑞德迟疑着。“把你的痢疾讲给他听听吧。"思嘉挖苦地说。瑞德小心地把孩子放在地板上，然后把他的衬衣和汗衫从裤腰事带里拉出来。

“过来，韦德，我给你看我受伤的地方。"韦德激动地走上前去，注视着瑞德用手指指着的地方。一道长长的隆起伤疤越过褐色的胸脯一直伸到肌肉发达的腹部底下。那是他在加利福妮亚金矿区跟别人打架动刀子留下来的一个纪念。但是韦德搞不清楚，他呼吸紧张，心里十分骄傲。“我猜你大概跟我父亲一样勇敢，瑞德伯伯。"“差不多，但也不全一样，"瑞德说，一面把衬衣塞进裤腰里，"好了，现在带着那一块钱出去花吧，以后再有哪个孩子说我没打过仗，就给我狠狠揍他。"韦德高兴得蹦蹦跳跳地出去了，一路喊叫着波克，同时瑞德又把孩子抱起来。

“你干么撒这些谎呢，我的英勇的大兵少爷？”思嘉问。“一个男孩子总得为他父亲--或者继父感到骄傲嘛。我不能让他在别的小鬼面前觉得不光彩。孩子们，真是些冷酷的小家伙。"“啊，胡说八道！"“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跟韦德有什么关系，"瑞德慢腾腾地说。"我从没想过他会那样烦恼，不过将来邦妮不会碰到这种情况了。"“什么情况？"

“你以为我会让邦妮为她父亲感到羞愧吗？到她九岁十岁时，难道也只能一个人待着不去参加那些集体活动？你以为让也像韦德那样，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你和我的过错，便受到委屈吗？"“唔，孩子们的宴会嘛！"“年轻姑娘们最初的社交活动就是子孩子们的宴会中培养出来的呀。你以为我会让我的女儿完全置身于亚特兰大上流社会之外。关在家里长成起来吗？我不会因为她在这里或查尔斯顿或萨凡纳或新奥尔良不受欢迎，就送她到北方去上学或者访问的。我也不会因为没有哪个体面的南方家庭要她--因为她母亲是个傻瓜，她父亲是个无赖，而让她被迫嫁一个北方佬或一个外国人的。"这时韦德返回家，站在门口，十分感兴趣而又迷惑不解地听着。“邦妮可以跟小博结婚嘛，瑞德伯伯。”

瑞德转过身去看这个小孩，脸上的怒气全消了74 ，他显然在严肃地考虑孩子的话，这是他²对待孩子们的一贯态度。“这倒是真的，韦德，邦妮可以嫁给博.威尔克斯，可是你又跟谁结婚呢？”“唔，我跟谁也不结，"韦德挺自豪地说，他十分高兴能同这个人平等地谈话，这是除媚兰以外惟一的一个人，他从不责怪他，反而经常鼓励他。"我将来要上哈佛大大，学当律师，像我父亲那样，然后我要做一个像他那样勇敢的军人。"

“我但愿媚兰闭住她那张嘴才好，"思嘉大声喊道。"韦德，你将来不上哈佛大学。那是一所北方佬的学校，我可不希望你到那儿去念书。你将来上佐治亚大学，毕业后约我经营那个店铺，至于说你父亲是个勇敢的军人嘛--”“嘘，"瑞德不让她说下去，因为他发现韦德说起他那们从未见过的父亲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辉。"韦德，你长大了要成为一个像你父样那勇敢的人。正是要像他那样，因为他是个英雄；要是有人说的不一样，你可不要答应呀。他跟你母亲结婚了，不是吗？所以，这也证明他是个有英雄气概的人了。我会自豪看到你去哈佛大学，学当律师。好，现在叫波克，让他带你去上街吧。”“谢谢你了，请让我自己来管教我的孩子吧。"思嘉等韦德一出门便嚷嚷开了。

“让你去管教才糟糕呢！"你如今已经把韦德和爱拉全给耽误，我可决不让你那样对待邦妮！邦妮将来要成为一个小公主，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她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去的。我的上帝，你以为我会让她长大以后跟这个家里那些来来往往的下流坯打交道吗？"”对于你来说，他们已经不错的了--"“对于你才他妈的太好了，我的宝贝儿。可是对邦妮不行。你以为我会让她跟一个你整天厮混的那帮流浪汉结婚吗？损人利己的爱尔兰人，北方佬，坏白人，提包党暴发户--我的出自巴特勒血统和罗毕拉德门的邦妮--"

“还有奥哈拉家族--"“奥哈拉家族曾经有可能成为爱尔兰的王室，可你父亲只不过是个损人利己的精明的爱尔兰农民罢了。你也好不了多少--不过嘛，我也有错。我像一只从地狱里飞出来的蝙蝠似的混过了前半生，为所欲为，对一切满不在乎。可是邦妮不能这样，关系大着呢。天哪，我以前多么愚蠢！邦妮在查尔斯顿不会受到欢迎，无论我的母亲或你的尤拉莉姨妈或波琳姨妈如何努力--而且很显然，要是我们不赶快采取行动，她在这里也会站不住脚的。”“唔，瑞德，你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真有意思！我们有了这么多钱--"

“让这些钱见鬼去吧！用我们所有的钱也买不到我要给她的东西呀！我宁肯让邦妮被邀请到皮卡德的破房子里呀埃尔辛太太家里那摇摇晃晃的仓房里去啃干面包，也不让她去当共和党人就职舞会上的明星。你了太笨了。你应该早就给孩子们在社会上准备一个位置的--可是你没有。你甚至连自己原来占有的位置也没有留心保祝所以事到如今，要你改正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实在太难了。你太热衷于赚钱，太喜欢欺负人了。"

“我看整个这件事情就是茶壶里的风暴，小题大作，"思嘉冷冰冰地说，同时把手里的帐本翻得哗哗响，意思是对她来说这场讨论已经结束了。“我们只能得到威尔克斯太太的帮助，可你偏偏在尽力疏远她，侮辱她。唔，求求你不要在我面前诉说她的贫穷和褴褛了。只有她才是亚特兰大一切精华和灵魂的核心呢。感谢上帝把她给了我们。她会在这方面给我帮助的。"“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要给这个城市里每一们保守派的女头目做工作，尤其是梅里韦瑟太太、埃尔辛太太、惠廷庆庆和米德太太。即使我必须五体投地爬到每一位恨我的胖老猫面前去，我也心甘情愿。我愿意乖乖地忍受她们的奚落，忏悔我过去的恶行。我愿意给她们那些该死的慈善事业捐款，愿意到她们的鬼教堂里去做礼拜。我愿意承认并且吹嘘我给南部联盟做的种种事情，而且，如果万不得已，我愿意加入他妈的那个三Ｋ党--尽管上帝不见得会那样无情，将对我作出这种残酷的惩罚。而且我会毫不犹豫地提醒那些我曾经挽救过他们生命的人，叫他们记住还欠着我一笔债呢。至于你，太太请你发发慈悲，不要在我背后拆台，对于那些我正在讨好的人不要取消她们赎取抵押品的权利，不要卖烂木头给她们，或者在别的方面欺侮她们。还有，无论如何不要再让布洛克州长进我家的家门了。你听见没有？你一直交往的那一帮文雅的盗贼，也不能再来了。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仍邀他们，那就只好让你的宾客在这里找不到主人，使你陷入万分尴尬的境地了。如果他们进了这个门，我就要跑到贝尔.沃特琳的酒吧间去，告诉那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看到我不愿意跟好帮人在一起，是会十分愉快的。

思嘉一直在忍受着听他的话，这时才挖苦地笑了。“这么一来。那个驾河船的赌棍和投机家就要成为绅士了！我看，你要改邪归正的话，最好还是首先把贝尔.沃特琳的房子卖掉吧。”这支箭是瞎放的。因为她一直不敢绝对肯定那所房子就是瑞德的。他突然大笑起来，仿佛猜着了思嘉的心思了。“多谢你的建议了。”

要是瑞德事先已经尝试过的话，他就不会选择一个像现在这样困难的时来实行改邪归正了。不早不晚，恰好目前共和党人和参加共和党的南部白人名声最坏，因为提包党政权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而且，自从投降以来，瑞德的名字已经跟北方佬、共和党人和参加共和党的南方白人紧密相连在一起了。在一八六六年，亚特兰大曾经以无可奈何的愤怒心情感到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他们当时的军事管制更坏的了，可是现在在布洛克的统治下才算明白这才是最坏的呢。共和党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依靠黑人的投票牢牢地确立了他们的统治，如今正在恣意蹂躏那个手中无权但仍在反抗的少数党。

黑人中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言论，说《圣经》中只提到过两种人，即税吏和罪人①。没有哪个黑人要加入一个完全由罪犯组成的政党，因此他们便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共和党。他们的新主子屡次投票支持他们，选举穷白人和参加共和党的南部白人担任高级职务，有时甚至选举某些黑人。这些黑人坐在州议会，大部分时间是在吃花生和把穿不惯的新鞋子不停地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会读书写字的。他们刚从锦花田和竹丛中出来。可是手中却掌握着投票表决有关税收、公债和对他们自己及其共和党朋友们巨额支出的账单的权力。他们当然投票表决予以通过。这个州在税收问题上有步履维艰的感觉，因为纳税人发现那些作为公共事业费表决通过的钱有不少落进了私人腰包，他们是怀着满腔愤怒在交税的。

州议会所在地被一大群企业推销人、投机家，承包竞争者以及其他渴望在这场消费大赛中捞一把的人水泄不通地包围了，其中有许多正在无耻地成为富翁。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州里为修筑铁路拨发的经费，可是铁路却永远修不起来；可以拿到买机车和火车车厢的钱，但结果什么没有买；也可以支取盖公共建筑的款子，可是这些建筑除了在于它们的发起人心中，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债券成百万发行，其中大部分是非法的，骗人的，但照发不误。州政府的财务局长是个共和党人，但为主诚实，他反对这种非法债券，拒不签字，可是他和另外一些想阻止这种渎职行为的人，在那股泛滥的潮流面前也毫无办法。州营铁路本来是州财产的一部分来源，可现在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它的债务已高达上百万的数额。它已经不再是铁路了。它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底食糟，猎猡们可以在里面肆意大喝大嚼，甚至打滚糟踏。许多负责人是凭政治关系委任的，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有经营铁路的知识，职工人数是所需名额的三倍，共和党凭通行证免费乘车，大批大批的黑人也高兴地免费到处游览，并在同一次选举中一再投票。

州营公路的经营不善尤其使纳税人愤怒，因为免费学校的经费是要从公路赢利中拨给的。可是现在不但没有赢利，反而欠债，结果也就没有免费的学校了。由于大部分人没钱送孩子上学，因此出现了从小在无知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将在以后若干年中散播文盲的种子。

但是跟浪费、管理不善和贪污比起来，人们更加深恶痛绝的是州长在北方描述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卑劣手段。当佐治亚人民奋起反抗腐败时，州长便急急忙忙跑到北方去，在国会控诉白人凌辱黑人，控诉佐治亚州准备搞另一次叛乱，并提议在那里进行严厉的军事管制。其实佐治亚人没有哪个想同黑人闹纠纷，而只想避免这些纠纷。没有哪个想打第二次内战，也没有哪个要求和需要过刺刀下的管制生活。佐治亚唯一的要求的是不受干扰，让它自己去休养生息。但是，在被州人称之为"诽谤制造厂"的摆弄下，北方政府所看到的佐治亚是一个叛乱并需要严厉管制的州，而且确实加强了对它的管制。

对于那帮骑着佐治亚脖子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喜事。于是产生了一股巧取豪夺风气，高级官员也公开偷窃，而许多人对此采取冷漠的犬儒主义态度，这是令人想起来都不寒而栗的。实际上无论你抗议也罢，抵制也罢，都毫无用处，因为州政府是受合众国军事当局的鼓励和支持的呵。

亚特兰大人诅咒布洛克以及那帮拥护他的南方人和共和党人，他们也憎恨那些同他们勾搭在一起的家伙。瑞德就是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人都认为他跟他们关系很好，对他们所有的阴谋诡计都熟知。可是如今，他转过头来在抵制那股他不久以前还混在里面的潮流了。并且开始在奋力拚博，逆流而上。

他慢慢地巧妙地进行他的活动，不让亚特兰大发现他一夜之间判若两人而发生怀疑。他避开那些可疑的亲密伙伴，也不再同北方佬官员和拥护他们的南方白人以及共和党人在一起公开亮相了。他出席民主党的集会，并且故意夸张地投民主党人的票。他戒掉的高赌注的牌戏，喝酒也比较有节制了。哪怕他有时还到贝尔.沃琳那里去，也是在晚上偷偷去的，像本市一些较为体面的男人那样，而决不在下午去，把马拴在她的门前，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在里面。

他带着韦德上圣公会教堂做礼拜，但去得比较晚，当他踮着脚尖轻轻走进去时，几乎全场的人都吃惊得站起来了。他们不仅对瑞德而且对韦德的出现也大为吃惊，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是天主教徒呢。至少思嘉是天主教徒，或者大家以为她是。但是她多年没进教堂的门了，因为宗教也像爱伦的其他许多教导一样，早已被她抛弃得干干净净。大家都认为她疏忽了对孩子的宗教教育，因此对于瑞德，由于他竟然在设法纠正这一点，便有些好感了，尽管他没有把孩子带到天主教堂去，而是带到圣公会教堂来了。

瑞德只要注意管住他的舌头，并且不让他那双黑眼睛恶意地嘲弄别人，他是可以显得又严肃又可爱的。他已经多年没这样做。可是现在却注意起来，装出严肃可爱的模样，甚至连背心也是穿颜色更加扑素的了。对于那些被他挽救了生命的人来说，瑞德要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瑞德的态度不让他们觉得他们感激无足轻重的话，他们早就向他表示谢意了。现在休.埃尔辛、雷内、西蒙兄弟、安迪.邦内尔和其他很多人都感到他可亲而又谦虚，不愿意突出自己，而且他们谈到他的恩惠时还显得很难为情呢。

“那不算什么，"他会表示不同的意见。"要是你们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们也会那样做的。"他向圣公会教堂修复基金会愤慨捐款，并且给了"阵亡将士公墓装修协会"一笔巨大而又大得适当的捐款。他请出埃尔辛太太来经办这一捐赠，交难为情地请求她为这件事保密，尽管他明明知道这只会使促她到处传播个消息。埃尔辛太太不愿意接受这笔钱--"投机商的钱"--要是协会缺钱缺得厉害着呢！“我倒有些不懂，怎么你也来捐钱哪，"她刻薄地说。

瑞德以适当冷静的态度告诉她。他是回想起以前在军队里的人，那些比他更勇敢却不如他幸运的人，他们现在还躺在默默无闻的坟墓里，使他很受感动，因此才捐赠的。埃尔辛太太听得把胖胖的下颚张了。梅里韦瑟太太曾告诉过她，思嘉说的巴特勒船长参加过军队，可是她当然不相信。事实上有谁会相信呢？“你参加过军队吗？你是哪个边--哪个团的！”瑞德回答了。

“唔，炮兵队！我认识的人要么在骑兵队，要么是步兵。那么，这说明--"她突然停住了，不知怎么说好，只得准备看他双眼睛恶意地眨巴了，但是他垂下眼皮，玩弄那条表链。“我本来想参加步兵，"他说，毫不理会埃尔辛太太那讨好的语气，"可是他们发现我是西点军校出身的--尽管我没有毕业，埃尔辛太太，由于犯了孩子气的毛病，--他们把我编在炮兵队，正规的炮兵队，不是民兵里的。在那最后的战役中他们很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呢。你知道损失多重，死了多少炮兵队的人呀！在炮兵队是相当寂寞的。我在那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想在我整个的服役期间我没看见过一个亚特兰大人。"“嗯！"埃尔辛太太心里有点混乱了。假如他真的参加过军队，那么她就错了。她曾经说过他很多坏话，说他是胆小鬼，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嗯！那你怎么从不对别人谈你这服役的事呢？你好像感到进了军队很可耻似的。"

瑞德勇敢地直视着她的眼睛，他脸上显得毫无表情。“埃尔辛太太，"他诚恳地说，"请你相信，我对自己为南部联盟服务而感到的骄傲，胜过对于我以前所做和将来要做的一切呢。我感到--我感到--"“好吧，可是你以前为什么要隐瞒呀？"“我难为情，想到--想到我过去的一些行为。”埃尔辛太太把他的捐款和这次谈话详详细细地对梅里韦瑟太太说了。

“而且，多丽，我向你保证，他说到自己难为情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呢！真的，眼泪！那时我自己差一点哭了！""胡说八道！"梅里瑟太太根本不相信。"我既不相信他参加过军队，也不相信他会流眼泪。而且我很快就能查出来。如果他参加过炮兵队，我能够了解到实际情况。因为当时指挥那个部队的卡尔顿上校是我姑婆的女婿，我可以写信去问他。"她给卡尔顿上校去了信，结果叫她大为难堪的是，回信中竟明确无误地称赞瑞德在那里服役的表现，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炮兵，一个勇敢的军人，一位从不叫苦的上等人，他十分谦逊，连提供给他职位时也拒不接受。

“好啊！"梅里韦瑟太太说，一面把信交给埃尔辛太太看。“你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把我击倒了！也许我们不相信他当过兵是把这个流氓估计错了。也许我们应当相信思嘉和媚兰说的，他在这个城市陷落那天入伍了。不过，反正一样，他是个支持共和党的无赖，我就是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埃尔辛太太犹豫不决地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不一定那么坏。一个为南部联盟战斗过的人是不会坏到哪里去的。思嘉才坏呢。你知道吗，多丽，我真的相信，他--嗯，他为思嘉感到羞愧，不过作为一个上等人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羞愧！呸！他们两个完全是同样的货色。你怎么会有这种可笑的想法呢？”

“这并不可笑嘛，"埃尔辛太太生气地说。"昨天，在倾盆大雨中，他带着那三个孩子，请注意，连那个婴儿也在内，坐着他那辆马车出门，在桃树街上跑来跑去，还让我搭他的车回家了呢。那时我说：'巴特勒船长，你在大雨天带着这三个孩子出门，不是发疯了吗？你为什么不赶紧带他们回家呀？'他一言不发，只是显得不好意思似的。不过嬷嬷倒说话了：'家里有挤满了下流白人。孩子们在雨里比在家里能呼吸更好的空气呢！"“他怎么说？"“他还能怎么说呀？他只是对嬷嬷皱了皱眉头，就不再理会了。你知道思嘉昨天下午举办了一个桥牌会，所有那些下贱的女人全去了。我猜他是不让她们吻他的孩子呢！"

“好吧！"梅里韦瑟太太有点动摇，可仍然坚持不信。但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她就终于投降了。瑞德如今在银行里有一张办公桌了。他究竟在那里干什么，银行里那些莫名其妙的官员也弄清楚，不过他持有那么多的股票，他们对此也不敢说什么话。过了一阵子，他们便忘记自己为曾经他对产了生反感了，因为他又文明又和气，还真正懂得一些办银行和投资的事。不管怎样，他整天坐在办公桌前，装出非常认真的模样，因为他希望同那些有工作而且勤奋工作的有声望的市民建立彼此平等的关系。梅里韦瑟太太一心想扩充她的面包店，曾设法以她房子作担保向银行借贷两千美元，可是银行拒绝贷款，因为她的房子已经作了两处抵押了。这位壮实的老太太婆呼呼地走出银行，这时瑞德把她拦住了，向她问明了情况，然后带着歉意地说：“我一定是发生了误会，梅里韦瑟太太。发生了某种严重的误会。怎么连你也得找担保了。要不，我借给你钱，只要你一句话就行！，任何一位太太，只要她开办了像你开办起来的那种事业，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担保了。银行就是要借钱给你这样的人嘛。好，请就在我这椅子上坐坐，我立即给你去办。

“他回来时和平地微笑着，说事情就像他所想的那样，是发生了误会。那两千美元已经存在那里，任凭她什么时候支取都行，那么，关于她那所房子--是否就请她现在签个字好吧？梅里韦瑟太太心里又气又羞，想不到竟然要从一个她讨厌和不信任的人手中接受恩惠呀！因此她尽管口头表示谢意，但实际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但是瑞德并没有在意这一点。他把她送到门口，然后说：“梅里韦瑟太太，我一向十分钦佩你的知识丰富，但不知你能不能传授我一点？"

她点点头，那帽子的羽毛在一个劲儿颤动。“你家梅贝尔小时候吮她的大拇指时，你暗怎么对付的呢？"“什么？"“我家的邦妮吮大拇指，我怎么也制止不住她。"“你应当制止她，"梅里韦瑟太太坚决地说。"那会弄坏她的嘴巴的模样的。"

“我知道！我知道！她的嘴长得很美。可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办呀。"“那，思嘉总该知道嘛，"梅里韦瑟太太直率地说。"她还养了两个孩子呢。"瑞德低下头来看看自己的鞋，叹了一口气。“我已经试过，在她的指甲底下放点肥皂，"他说，没有理会她对思嘉的指责。“肥皂！哼！肥皂有什么用。我从前给梅贝尔在大拇指上放奎宁，我说，巴特勒船长，她很快就不再吮大拇指了。"

“奎宁！我可从没想过呢？太感谢了，梅里韦瑟太太。这件事真叫我伤脑筋呀。"他对她微微一笑，显得那么高兴，那么感激，这使得梅里韦瑟太太一时心里有点糊涂了。不过她向他向告别时也笑了一笑。她不愿意向埃尔辛太太承认自己看错了这个人，但她还是老实地表示一个人只要是爱他的孩子便不会没有优点的。思嘉居然对邦妮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家伙不关心，这多叫人伤心啊！一个男人得设法亲自抚育一个女孩，这也够可怜的了！瑞德很清楚地知道这情景多么感人，至于是否会损坏思嘉的名声，他可不管了。自从那孩子学会了走路以后，瑞德便常常将地带在身边四处走动，有时坐马车，有时骑马，把她放在马鞍前头。每天下午他从银行回到家里，便带她出去到桃树街散步，牵着她的手，自己放慢脚步让她蹒跚地行走，一路上耐心地回答她提出的无数问题。黄昏时候，人们经常站自己的前院或走廊上，看到邦妮这样一个满头鬈发和眼睛蓝得发亮的小姑娘，都感到她很可爱，总是忍不住要跟她说说话。瑞德从来不打搅这种谈话，只悄悄地站在一旁，流露出作父亲的骄傲和对人们这样夸奖他女儿的喜悦之情。

亚特兰大人的记性特好，他们对事物颇多猜疑，很难改变自己的习惯和看法。现在时世艰难，人们对任何一个跟布洛克州长及其一伙有关系的人都抱着强烈的敌意。可是邦妮身上综合了思嘉和瑞德两个各自最可爱的地方，因此瑞德就把她作为一个个的楔子，用来打进亚特兰大人冷酷的墙壁中去了。

邦妮一天天迅速成长，她越发显出作为杰拉尔德.奥哈拉的外孙女的本色来了。她的两条腿又粗又短，一双大眼睛呈现出爱尔兰人特有的天蓝色，而那个小小的正方形下颚更表明她是坚决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她像杰拉尔德那样很容易发脾气，发作起来便突然大叫大喊，可是一旦她的愿望得到满足就压根儿忘了。只要她父亲在身边，她的愿望总是很快就得到满足的。不管思嘉和嬷嬷怎样反对，他仍然姑息迁就她，因为她处处计他喜欢，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她害怕黑暗。

她同韦德和爱拉一起睡在育儿室里，两周岁之前往往很快就能睡着。后来，也不矢什么原故，只要嬷嬷一拿着灯走出房间她就哭了。后来又发展到经常在深夜醒来，恐地尖声叫喊，这不但把另外两个孩子惊醒，而且闹得全家都惶惶不安起来。有一次不得不把米德大夫请来，他诊断说是做恶梦，瑞德听了还非常不满。但无论谁问她，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词儿：“黑暗。"

思嘉给这孩子闹得不耐烦了，便主张打她一顿。她不想迁就她，在育儿室通宵点灯，那会使得韦德和爱拉不能睡觉。瑞德也很苦恼，但依然非常耐心，希望从女儿嘴里掏出更多的解释来；他说如果要打一顿的话，那就由他自己动手，而且是打思嘉。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将邦妮从育儿室搬到瑞德现在一个人住的那间房里。她那张小床摆在瑞德大床的旁边，桌上有一盏带罩的灯，常常通宵点着，此事一传出去，全城都私下里议论纷纷。不管怎么样，一个女孩子睡在父亲房里，总是有点不怎么合适嘛，哪怕这姑娘还只有两岁呢。这种闲言使思嘉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压力。第一，它毋庸置疑地证实她跟丈夫是分房睡的，这本身就是骇人听闻的了。第二，大家都觉得如果孩子不敢一个人单独睡，那就得跟她母亲在一起。而思嘉感到自己难以说明，她既不能点着灯睡觉，瑞德又不让孩子跟她在一起睡。

“你是只要她不大叫大嚷就从不醒来的，而且醒来后可能还打她呢，"瑞德不满地说。思嘉对于瑞德那么关心邦妮的夜哭症感到非常恼火，但是她认为她可以纠正这一局面，让邦妮再搬回育儿室去。所有的孩子都是害怕黑暗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决不迁就。瑞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处理错了，结果反而让她这个当妈的显得很狼狈，这好像是由于她把他关在门外的而她的报复呢。

自从那天晚上她告诉他她不要再生孩子以来，他一直没有迈过她的门槛，甚至连门把手也没扭过。从那以后，一直到他由于邦妮害怕而开始留在家里为止，他不在家吃晚饭比在家吃的次数还多。有时他整夜不归，使得思嘉锁着门躺在床上夜不能寐，听着滴答的钟摆一直响到天明，也不知道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她记得他说：“亲爱的，我还有别的床好去睡呢！“尽管她一想起这句话就痛心，可是也毫无办法。她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一说就会引起激烈的争吵，那时他准要指责她锁门的事，甚至还可能涉及到艾希礼。暗的，他让邦妮在房里--在他房里--点着灯睡觉这样的蠢事，不过是一种报复她的卑劣手段罢了。

她不理解他对邦妮夜哭症给予的重视，以及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全心全意的钟爱，直到一个可怕的夜晚出现为止。那个夜晚是全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天白天，瑞德遇见一个过去跑封锁线的同行，他们彼此有谈不完的话。他们究竟到哪里叙谈和喝酒去了，思嘉并不知道，不过当然她怀疑他们是在贝尔.沃琳特那里。下午他没有回来带邦妮去散步，也没回来吃晚饭。邦妮整个下午都在窗口焦急地盼望着，渴望在父亲面前展览一大堆被弄死的甲虫和蟑螂，可最后不得不连哭带骂地被卢儿抱上床去睡觉了。不知是卢儿忘记点灯了呢，还是灯自己熄灭了，反正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可是等到瑞德终于回来，尤其是喝了酒回来时，他还在马厩里便听见全家闹翻了天，邦妮的尖叫声显得特别刺耳。原来邦妮在黑暗中醒来了，她叫父亲，可是他不在，于是她想像中所有那些叫不出名来的妖魔鬼怪都一起来把她抓住了。不管思嘉怎样抚慰，不管仆人们端来多亮的灯光，都无法让她静下来，而瑞德三步并两步地奔上楼来时，也吓得像见了鬼似的。

最后瑞德总算把她抱到了怀里，他问她怎么回事，她边喘，边抽泣着，从中只能听清楚“黑暗"这个词儿，于是他愤怒地回过头来向思嘉和几个黑人厉声质问。“是谁把灯吹灭的？谁把她单独留在黑屋子里？百尔茜，我剥你的皮，你--"“啊，上帝瑞德先生！那不是我呀！是卢儿呢！"“天知道，瑞德先生，我--"“住嘴！你明明知道我的命令。上帝作证，我要--给我滚！别再回来了。思嘉，给她点钱，打发她走，在你下楼之前就走。现在，你们都给我出去，都出去。

“几个黑人都溜了，那个倒霉的卢儿还一路用围裙捂着脸伤心地哭泣。但思嘉留在那里。看到自己心爱的孩子在瑞德怀里渐渐安静下来，而刚才她抱着时却哭得那么伤心，这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同样，看到那两条小小的胳臂抱着他的脖子，听到那哽咽的声音在述说她是怎么受惊的，而思嘉刚才从她嘴里却什么也没掏出来，这叫她多么尴尬呀！“这么说，它是坐在你胸口上了，"瑞德温柔地说。"它是个很大的家伙吗？”“啊，是的！大极了。还有爪子呢。"

“哎，还有爪子。现在好了。我一定整晚坐着，只要它回来就枪毙它。"瑞德的声音认真而亲切，邦妮听着听着就不抽泣了。她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受压抑，现在开始用一种只有他懂得的语言在详细描述她的那个大怪物。瑞德跟她讨论，好像那是真的似的，这使思嘉又厌烦起来了。“看在老天面上，瑞德--”但是他摆摆手叫她别作声。后来邦妮终于睡着了，他把她放在床上，盖好被子。“我要去活剥那个黑鬼的皮，"他低声说。"这也是你的过错。你干吗不上来看看是不是点了灯呢？"“别傻了，瑞德，"她悄悄地说。"她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你迁就她。有多少孩子害怕黑暗，可是他们慢慢就习惯了。韦德本来也怕，但我没有迁就他。你只要让她哭一两个晚上--"

“让她哭！"霎那间思嘉以为他要动手打她了。"你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个我从没见过的最没人性的女人。”“我可不要她长大以后变得又神经质又胆校"“胆小？见鬼去吧！她身上连一点胆小的影子也没有。只不过你毫无想像力，因此才不能理解那些有想像力的人--尤其是一个孩子--的痛苦罢了。要是一个有爪子有角的东西来坐在你胸口上，你会叫它流开去，对罢？你会拼命大喊大叫呢！你好好回想一下，太太，我曾经听见你像只烫坏的猫似的狂叫着醒来，那仅仅因为你梦见在雾里奔跑而已。而且这种事不久以前还发生过呀！"

思嘉被堵回去了，因为她从来不喜欢去想起那个梦。而且叫她去回忆瑞德曾经以几乎像现现在安慰邦妮这样的态度安慰过她，也是很难堪的。所以她便迅速改换了划攻的方式。“你这样做正好是迁就她，而且--”“而且我打算继续迁就下去。只要我这样做，她就会逐渐克服它，把它忘了。““那么，"思嘉刻薄地说，"你要是打算当保姆，你就得想办法改变一下习惯，晚上早点回家，也不要再喝酒了。"“我一定早早回来，不过我高兴时还会喝得烂醉的。"

从那以后他确实回来得早了，往往在邦妮上床睡觉以前好久就到了家里。他坐在她身旁，拉着她的手，直到她瞌睡得渐渐把手放松了为止。这时他才踮着脚尖悄悄下楼，让灯光照亮地点在那里，门也半开着，好叫她一旦醒来害怕时他听得见。从此他再见也不想让她在黑暗中受惊那样的事重新发生了。全家的人都常常当心那盏灯熄灭了，思嘉、嬷嬷、百里茜和波克时常摄手摄脚上楼看看，保证不出什么意外。

他每次回家都没有喝醉，不过这决不是思嘉的功劳。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大量饮酒，尽管这从来没有真正醉过，有一天晚上他呼吸中的威士忌酒气还特别强烈，他把邦妮抱起来，把她一下扛在肩上，然后问她：“你要给你亲爱的爸爸一个吻吗？“她耸起她那个翘翘的鼻子，扭摆着要下地来。“不，"她坦率地说。"脏着呢。”“我怎么了？”“有股臭味。艾希礼叔叔没有臭味。”

“唔，我真该死，"他懊悔地说，一面把她放在地上。"我还从没想到竟然我自己家里会有个提倡戒酒的人呢！"不过从那以后，他就限制自己晚饭后只喝一杯葡萄酒了。邦妮是被允许喝他杯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的，她一点也不觉得葡萄酒有什么臭味。这样一来，他面颊上那两块开始隆起的胖堆儿就渐渐消失，那双黑眼睛下面的两个圈圈也不再显得那么黯淡而深陷了。由于邦妮喜欢坐在他的马鞍前头外出，他现在骑马在外边游荡的时间也多了起来，结果脸孔晒得黑黑的，肤色也比以前深了不少。他看来已更加健康，也更加快活了。每当他骑着马，鞍前带着那个小女孩从旁边走过时，那些原先讨厌他的人现在都开始露出了微笑。那些以前一直认为没有哪个女人跟他在一起不出乱子的妇女，如今也常常在大街上停下来跟他交谈，称赞邦妮几句。甚至有几位最古板的老太太都觉得，一个能像他这样的细心的商讨孩子的毛病和问题的男人，是不可能坏到哪里去的。

第五十三章

那天是艾希礼的生日，媚兰在晚上举行了一个事先秘而不宣的晚宴。其实除了艾希礼本人，别的人都是知道了的。连韦德和小博也知道，但都发誓要保守秘密，因此还显得很神气呢。亚特兰大所有优秀的人物都受到邀请，也都准备来。戈登将军和他一家亲切地表示接受，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也答应只要他那一直不稳定的健康状况允许就一定出席。甚至连鲍勃.图姆斯，这个给南部联盟到处惹事的人，也说要来的。

那天整个上午，思嘉、媚兰、英迪亚和皮蒂姑妈在那座小房子里忙个不停，指挥黑人们挂上那些新洗过的窗帘，擦拭银器，给地板打蜡，烧菜，以及调制和品尝点心，等等。思嘉从没见过媚兰这样高兴和愉快。“你瞧，亲爱的，艾希礼一直没有做过生日，自从--自从，你还记得'十二橡树'村举办的那次大野宴吗？那天我们听说林肯先生在招募志愿兵呢？嗯，从那以后，他就没做过生日了。他工作那么辛苦，晚上回来时已非常疲乏，一定不会想到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么，吃完晚饭后看见那么多人涌进门来，他不给吓坏才怪呢！"“不过，你打算外面草地上那些灯笼怎么办呢？威尔克斯先生回来吃晚饭时会看见的，"阿尔奇显得烦躁地提出这个问题。

他整个上午都坐在那里观看大家忙着准备宴会，感到很有趣，但自己并不承认。他从来不知道大城市里的人是怎样办宴会或招待会的，这一次算是长了见识。他坦率地批评那些女人仅仅因为有几个客人要来便忙成那个样子，好像屋里着了火似的，不过他对这情景很有兴趣，恐怕来几匹野马也没法把他拉走。那些彩纸灯笼是埃尔太太和范妮临时扎的，阿尔奇特别喜欢它们，因为他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新鲜玩意儿。"它们本来给藏在地下室里他的房间里，他已经仔细地看过了。

“哎哟，我倒没想到这一点！"媚兰喊道。"阿尔奇，幸亏你提醒。糟糕，糟糕！这怎么办呢？它们得挂在灌木林和树上，里面插着小蜡烛，等到适当的时候，客人快来了就点上。思嘉，你能不能在我们吃饭时打发波克下去办这件事？"“威尔克斯太太，你在妇女中是最精明的了，可是你也容易一时糊涂，"阿尔奇说。"至于说到那个傻黑鬼波克，我看他还是不要去弄那些小玩意儿好。他会把它们一下子烧掉的。它们--可真不错呢，让我来替你挂吧，等你和威尔克斯行生吃饭的时候。““啊，阿尔奇，你真好！"媚兰那双天真的眼睛又感激又信赖地看着他。"我真是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办。你看你能不能现在就去把蜡烛插在里面，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呢？"

“好吧，我看可以，"阿尔奇有点粗声粗平地说，接着便笨拙地向地下室走去了。“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说点好听的，否则你怎么也不行呢。"媚兰看见那个满脸胡子的老头下了地下室的阶梯，才格格地笑着说。"我一直就在打算要让阿尔奇去挂那些灯笼，可是你知道他的脾气。你要请他做事，他偏不去。现在我们让他走开，好清静一会儿，那些黑人都那样害怕他，只要他在场就低着头喘气，简直什么也别想干了。"“媚兰，我是不愿意让这个老鬼待在我屋里，"思嘉气恼地说。她恨阿尔奇就像阿尔奇恨她一样，两个人在一起几乎不说话。除非是在媚兰家里，否则他一见思嘉在场就要跑开。而且，甚至在媚兰家里他也会用猜疑和冷漠的眼光盯着她。“他会给你惹麻烦的，请记住我这句话吧。"

“唔，这个人也没有什么恶意，只要你恭维他，显得你暗依赖他的，就行了，"媚兰说。"而且他那样忠于艾希礼和小博，所以有他在身边，就觉得安全多了。"“你的意思是他很忠于你了，媚兰，“英迪亚插嘴说，她那冷淡的面孔流露出一丝丝温暖的微笑，同时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嫂子。"我相信你是这老恶棍第一个喜欢的人，自从他老婆--噢--自从他老婆死了以后。我想他会巴不得有什么人来侮辱你，因为这才有机会让把他们杀了，显示他对你的尊敬呢。”“哎哟，瞧你说到那里去了，英迪亚！"媚兰说，脸都红了。"他认为我愚得很，这你是知道的。"

“嗯，据我看，无论这个臭老头子到底心里想什么，也没有多大意思，"思嘉很不耐烦地说。她一想起阿尔奇曾经责怪她的关于罪犯的事，就怒火满腔。"我现在得去吃中饭了，然后要店里去一下，给伙计们发放工钱，再去看看木料场，付钱给车夫和休.埃尔辛。““唔，你要到木料场去？"媚兰问。"艾希礼傍晚时候要到场里去看休呢。你能不能把他留在那里等到五点钟再放他走？要不然他回来早了，一定会看见我们在做蛋糕什么的，那样就根本谈不上叫他惊喜了。“思嘉暗自一笑，情绪又好起来。

“好吧，我会留住他的。"她说。当她这样说时，她发现英迪亚那双没有睫毛的眼睛正犀利地盯着她。她想：每次只要我一说到艾希礼，她就这样古怪地看我。“那么，你尽可能把他留到五点以后，"媚兰说，"然后英迪亚赶车去把他带上。……思嘉，今晚你得早点来呀。我可要你一分钟也不耽误来参加宴会。"思嘉赶车回家时，一路上闷闷不乐地思忖着：“她叫我一分钟也不要耽误去参加宴会，啊？那么，她为什么不请我跟她和英迪亚和皮蒂姑妈一起接待客人呢？"在通常情况下，思嘉并不在意是否在媚兰举办的家宴上参加接待客人。可这一回是媚兰家里最大的一次宴会，并且是艾希礼的生日晚会呢，所以思嘉恨希望能站在艾希礼身边，跟他一起接待宾客。但是不知为什么她没有被邀请来参加接待。当然，尽管她自己至今仍不明白，不过瑞德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坦率的解释了。

“在所有知名的前南部联盟拥护者们要出席的情况下，能让一个拥护共和党和南方白人来参加接待吗？你的想法倒是很迷惑人的，可人家也不是糊涂虫呀。我看只因为媚兰小姐对你一片忠诚，才居然邀请了你呢。"那天下午思嘉动身到店里和木料场去之前，比往常多注意打扮了一下自己，穿了一件暗绿的可以闪闪发光的塔夫绸长衣，它在灯光下会变成淡紫色；还戴了一顶浅绿色的新帽子，周围装饰着深绿色羽毛。要是瑞德赞成她把头发剪成刘海式的，并在额前烫成鬈发，戴上这顶帽子还会好看得多呢！可是他已经宣布，只要她把额发弄成刘海，他就要把她的头发全剃光。何况近来他态度那样粗鲁，说不定真会干呢。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有太阳，但并不怎么热，很亮堂，但又不觉得刺眼，温暖的微风徐徐地吹指着桃树街两旁的树木，使思嘉帽子上的羽毛也跳起舞来。她的心也在跳舞，就像每一次去见艾希礼时那样。也许，如果她早一点给运输队的车夫和休付了工资，他们便会回家，把她单独和艾希礼留在木料场中央那间的小小的正方形办公室里。最近，要想与艾希礼单独会面可不怎么容易呀。可是你想，媚兰居然请她把他留住呢？这太有意思了。

她赶到店里时心里十分高兴，立即给威利和别的几个店员付了钱，甚至也没有问一下当天营业的情况。那是个星期六，一周中生意最好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农人都在这一天进城来买东西，可是她什么也不问了。到木料场去时，她沿途停了十来次车跟那些打扮得很考究--但是都不如她的打扮那样漂亮，她高兴地想--与提包党太太说说话，还有些男人穿过这大街上的红色尘土跑上前来，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马车旁边向她表示敬意。这真是个很可爱的下午，她非常高兴，也显得很漂亮，她的计划也进行得极为顺利。但是由于这些耽搁，她到达木料场时比原先打算的晚了一点，休和运输队的车夫已经坐在一堆木头上等候她了。“艾希礼来了吗？”

“来了，他在办事房里，"休加答说，他一看见她那快活飞舞的眼睛，脸上惯常带有的那种烦恼的表情便消失了。"他是想--我的意思暗他在查看帐本呢。”“唔，今天他不用费心了，"她说，接着又放低声音说：“媚兰打发我来把他留住，等他们把今晚的宴会准备好了才让他回去呢。"休微笑起来，因为他也要去参加宴会。他喜欢参加宴，并且猜测思嘉也是这样，这可从她今天下午的神气看得出来。她给运输队和休付了钱，然后匆匆离开他们向办事房走去，那态度显然是她不愿意他们留在这里。艾希礼在门口遇到她，他站在午后的阳光下，头发闪闪发亮，嘴唇上流露出一丝差一点要露出牙齿来的微笑。

“怎么，思嘉，你这时候跑到市区来干什么？你怎么没在我家里帮媚兰准备那个秘密的宴会呢？"“怎么了，艾希礼.威尔克斯？"思嘉生气地喊道。"本来是想不让你知道这件事的呀。要是你居然一点也不吃惊，媚兰会大失所望呢。"“唔，我不会泄露的，我将是亚特兰大最感到吃惊的一个，"艾希礼眉开眼笑地说。“那么，是谁这么缺德告诉你了呢？”“事实上媚兰把所有的人都请上了。头一个是戈登将军。他说根据他的经验，妇女们要举行意外招待会时，总是选择男人们决定要在家里擦拭枪支的晚上举办。然后梅里韦瑟爷爷也向我提出了警告。他说有一次梅里瑟太太给他举行意外宴会，可结果最吃惊的人却是她自己，因为梅里韦瑟爷爷一直在偷偷地使用威士忌治他的风湿症，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压根儿起不来床了--就这样，凡是那些为他们举行过意外宴会的人都告诉我了。"

“这些人真缺德啊！"思嘉骂了一句，但又不得不笑起来。他仍然是以前她在"十二像树"村认识的那个艾希礼的模样，那时也是这样笑的。可是他最近很难得有这种笑容。今天空气是这么柔和，太阳这么温煦，艾希礼的面容这么愉快，谈起话来又显得这么轻松，因此思嘉也有点兴高采烈了。她的心在发胀，高兴得发胀，好像整个胸膛充满了喜悦的、滚烫的没有流出的泪珠，被压得疼痛难忍。她突然感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那么快活，还有点紧张和兴奋。她简直想把帽子扯下来，把它抛到空中，一面高呼"万岁！"接着她想像如果她真的这么做时，艾希礼会多么惊讶，于是她放声大笑，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艾希礼也跟着仰头大笑，仿佛他欣赏这笑声似的，他还以为思嘉是对那些泄露了媚兰秘密的人诡谲手法感到有趣呢。“进来吧，思嘉。我正要查账呢。”

她走进阳光热的小房间，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艾希礼跟着坐在一张粗木桌子的角上，两条长腿悬在那里随意摇摆。“艾希礼，咱们今天下午别弄什么账本子吧！我都腻烦透了。我只要戴上一顶新帽子，就觉得我熟悉的那些数字全都从脑子里跑掉了。"“既然帽子这样漂亮，数字跑掉也完全是应该的嘛，”他说，"思嘉，你愈来愈美了"他从桌子上滑下来，然后笑着拉住她的双手，把她的双臂展开，好打量她的衣裳。"你真漂亮！我想你是永远也不会老的！"她一接触到他便不自觉地明白了，她本来就是期望发生这种情况的。这一整个愉快的下午她都在渴望着他那双温暖的手和那柔和的眼睛，以及他的一句表示情意的话。这是自从塔拉果园里那寒冷的一天以来，他们头一次完便单独在一起，头一次他们彼此无所顾忌地拉着手，并且有很长一个时期她一直渴望着同他更密切地接触呢。而现在—

真奇怪，怎么跟他拉着手她也不感到激动呀？以前，只要他一靠近便会叫她浑身颤抖。可现在她只感到一种异样温暖的友谊和满足之情。他的手没有给她传来炽热的感觉，她自己的手被握着时也只觉得心情愉快和安静了。这使她不可思议，甚至有点惊惶不安。他仍旧是她的艾希礼，仍旧是她的漂亮英俊的心上人，她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不过，她把这想法抛到了脑后。既然她跟他在一起，他在拉住她的手微笑着，即便纯粹的朋友式的，没有了什么激情，那也就满足了。当她想起他们之间所有那些心照不宣的事情时，便觉得出现这种情形实在不可理喻。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盯着她，仿佛洞察她的隐情似的，同时用她向来很喜欢的那种神态微笑着，好像他们之间只有欢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现在他们的两双眼睛之间毫无隔阂，毫无疏远困惑的迹象了。于是她笑起来。“哎，艾希礼，我很快就老了，要老掉牙了。"

“哎，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嘛！不思嘉，在我看来，你到六十岁也还是一样的。我会永远记住我们一次举办大野宴那天你的那副模样，那时你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周围有十多个小伙子围着呢。我甚至还能说出你当时的打扮，穿着一件带小绿花的白衣裳，肩上披着白色的网织围巾。你脚上穿的是带黑色饰边的小小的绿便鞋，头上戴一顶意大利麦辫大草帽，上面还有长长的绿色皮带。我心里还记得那身打扮，那是因为在俘虏营里境况极其艰苦时，我常常把往事拿出来像翻图似的一桩桩温习着，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脸上那热切的光辉也消失了。他轻轻地放下她的后，让她坐在那里等待他的下一句话。“从那以后，我们已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我们两人都是这样，你说是吗，思嘉？我们走了许多从没想到要走的路。你走得很快，很麻利，而我呢，又慢又勉强。“

他重新坐到桌上，看着她，脸止又恢复了一丝笑容。但这不是刚才使她愉快过的那种微笑了。这是一丝凄凉的笑意。“是的，你走得很快，把我拴在你的车轮上拖着走。思嘉，我有时怀着一种客观的好奇心，设想假如没有你我会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思嘉赶忙过来为他辩解，不让他这样贬损自己，尤其因为她这时偏偏想起了瑞德在这同一个问题上说的那些话。“可是艾希礼，我从没替你做过什么事呢。就是没有我，你也会完全一样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富人，成为一个你应当成为的那种伟大人物。"“不，思嘉，我身上根本没有那种伟大的种子。我想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会变得无声无息了--就像可怜的凯瑟琳.卡尔弗特和其他许多曾经有过名气的人那样。"

“唔，艾希礼，不要这样说。你说的太叫人伤心了。"“不，我并不伤心。我再也不伤心了。以前--以前我伤心过。可如今我只是--”他停下来，这时思嘉忽然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这还是头一次，当艾希礼那双清澈而又茫然若失的眼睛扫过她时，她知道他是在想什么。当爱情的烈火在她胸中燃烧时，他的心是向她关闭的。现在，他们中间只存在一种默默的友情，她才有可能稍稍进入他的心里，了解一点他的想法。他不再伤心了。南方投降后他伤心过，她恳求他回亚特兰大时他伤心过。可如今他只能听拼命运的摆布了。“我不要听你说那样的话，艾希礼，"她愤愤地说。"你的话听起来就像是瑞德说的。他在很多事情以及所谓'适者生存'之类的问题上常常唱那样的调子，简直叫我厌烦透了。"艾希礼微微一笑。

“思嘉，你可曾想过瑞德和我是基本相同的一种人吗？"“啊，没有！你这么文雅，这么正直，而瑞德--"她停下来，不知道怎么说好。“但实际是一样。我们出身于同一类的人家，在同样的模式下教育成长，养成了同样的思维方式。不过在人生道路上某个地方我们分道扬镳了。但我们的想法依然相同，只不过作出的反应不一样而已。举例说，我们谁都不赞成战争，可是我参加了军队，打过仗，而他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去入伍。我们两人都明白这场战争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一场必定要输的战争。可是我愿意去打这场必败的战争，而他却不是这样。有时我觉得他是对的，可是接着，又觉得----""唔，艾希礼，你什么时候才放弃从两个方面去看问题呢？“她问。但是她说这话时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很不耐烦。“要是从两个方面去看，就谁也得不出什么结果了。"“这也对，不过--思嘉，你到底要得到什么结果呀？我常常这样猜想。你瞧，我可是从来也不想得到什么结果的。我只要我自己自由自在地做人。"

思嘉要得到什么结果？过个问题太可笑了。当然，是金钱和安全嘛。不过--她又感到说不清楚了。她如今已经有了钱，也有了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上可望得到的安全。可是，仔细想来，这些也还是不够的。仔细想想，它们并没有使她特别快活，尽管已不再那么拮据，不再那么提心吊胆了。要是我有了钱和安全，又有了你，那大概就是我要得到的结果吧--思嘉这样想，一面热切地望着艾希礼。可是她没有说这个话，因为生怕破坏了他们之间此刻在的那种默契，生怕他的心又要向她关闭起来。

“你只要自己自由自在地做人！"她笑着说，略略有点悲伤。"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让自己自由自在地活着！至于说我要得到什么结果，那么想我已经得到了，我要成为富人，要安全，还有--"“但是，思嘉，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是不考虑富不富的呢？"没有，她从没想过什么人是不要做富人的。“那么，你要的是什么呢？”“我现在不清楚。我曾经是知道的，但后来大部分忘了。最重要的是让我自由自在，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不要来折磨我，不要强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也许--我希望旧时代重新回来，可是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经常怀念它，也怀念那个正在我眼前崩溃的世界。"

思嘉紧紧地闭着嘴，一声也不吭。这并非由于她不明白他的意思。而是他的声调本身而不是别的唤起了她对往昔的回忆，使得她突然心痛，因为她也是会怀念的。但是，自从那一天她晕倒在"十二橡树"村那荒凉的果园里，说了"我决不回顾"的话以后，她就始终坚决反对谈过去的事了。“我更喜欢现在这样的日子，"她说，不过并没有看他的眼睛。"现在时常有些令人兴奋的事情，比如，举行宴会，等等。一切都显得有了光彩。而旧时代是十分暗淡的。"（唔，那些懒洋洋的日子和温煦而宁静的乡村傍晚！那些来自下房区的响亮而亲切的笑声！生活中那种珍贵的温暖和对明天的令人欣慰的期待！所有这些，我怎么能否认呢？“我更喜欢现在这样的日子，"她说，但是声音有点颤抖。

他从桌子上滑下来，微微一笑，表示不怎么相信她的话。他一只手托着她的下巴，让她仰起脸来看着他。“哎，思嘉，你太不会撒谎了！是的，现在生活显得有了光彩--某种光彩。可这就是它的毛病所在。旧时代没有光彩，可它有一种迷人之处，有一种美，一种缓缓进行的魅力。“她的思绪在向两个方向牵引，她不觉低下头来。他说话的声调，他那手的接触，都在轻轻地打开她那些永远锁上了门。那些门背后藏着往日的美好，而现在她心里正苦苦渴望着重新见到它。不过她也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美都必须藏在那里。因为谁也不能肩负着痛苦的记忆向前走埃他的手从她下巴上放下来，然后他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轻轻地握在自己的两只手里。“你还记不记得，"他说--可此时思嘉心里响起了警钟：不要向后看！不要向后看！

不过她迅速把它排除，乘着一个欢乐的高潮冲上去。终于她开始理解他，终于他们的心会合了。这个时刻可实在宝忠，千万不能失掉，哪怕事后会留下痛苦也顾不得了。

“你还记不记得，"他说，这时他那声音的魅力使得办事房的四壁忽然隐退，岁月也纷纷后退了，他们在一个过去已久的春天里，一起骑着马在村道上并辔而行。他说话时那只轻轻握住她的手便握得竖了，同时声音中也含有一种古老歌曲中那样的悲凉味。她还能听见他们在山茱萸树下行进，去参加塔尔顿家的野宴时那悦耳的缰辔丁当声，听见她自己纵情的笑声，看见太阳照得他的头发闪闪发亮，并且注意到他骑在马背上那高傲而安详的英姿。他的声音里有音乐，有他们在那白房子里跳舞时小提琴和班卓琴的演奏声，尽管那座白房子如今已不在了。还有秋天清冷的月光下从阴暗的沼泽地里远远传来的负鼠犬的吠叫声，过圣诞节时用冬青叶缠绕着一碗碗蛋酒的醇香味，以及黑人和白人脸上的微笑。于是老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回来了，仿佛这么多年来他们并没有死，仍然在笑，闹着：斯图尔特和布伦特还是两上长腿红发、爱开玩笑的小伙子，汤姆和博伊德野得像两只小马驹，乔.方丹忽闪着一双热情的黑眼睛，凯德和雷福德.卡尔弗特行动起来仍然那么文雅而迟缓。还有约翰.威尔克斯先生；还有喝了白兰地面孔红红的杰拉尔德，以及低声细语一片芬芳的爱伦。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笼罩着一种安全感，因为人们明白明天只可能带来与今天同样的幸福。

他的声音停顿了，这时他们长久而安祥地相互注视着，彼此之间有的是那个他们曾经不加思索地共享过而后来便丧失了的阳光灿烂的青春。“现在我明白你所以不能高兴起来的原因了，"思嘉黯然地想道。"以前我一直不理解。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也一点不快乐。可是--怎么的，我们居然像两个老年的人那样谈起来了！"她又震惊又忧郁地这样想。"老年人可以回顾过去五十年。可是我们还没老呀！这只是因为我们之间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现在一切发生了变化，所以显得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可是我们还没老呢！"不过，她看看艾希礼，发现他已经不再年轻英俊了。他正低着头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仍然握着的那只手，因此思嘉看见他那本来光亮的头发如今已完全变成了灰色，就像月亮照在死水上的那样的银灰色。不知怎的，四月下午那种炫目的美现在已经消失，同样也从她心里消失了，而那带点悲凉的回忆的美味却苦得像胆汁一样了。

“我不该让他叫我回顾过去埃"她绝望地暗自思忖着。“当我说我决不回顾时的完全对的。那太折磨人了，它撕扯着你的心，直叫你除了回顾，别的什么也做不成。这就是艾希礼的毛病所在。他再也无法向前看。他看不见现在，他惧怕未来，所以他才回忆过去呢。以前我一直不了解他。我以前一直不了解艾希礼。唔，艾希礼，我的情人，你不该向后看啊！那有什么好处呢？我不该让你来引诱我谈过去的事。当你回顾过去的幸福时，便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痛苦，这样的伤心，这样的遗憾！”

她站起身来，但一只手还握在他的手里。她得走了。她不能待在这里回想过去，看他现在这张疲倦、悲伤和苍白的脸了。“从那些日子以来，我们已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呢，艾希礼，"她说，设法使自己的声音坚定些，努力控制她那紧缩的嗓子不颤抖。"那时候我们有些美好的理想，不是吗？"接着她冲口而出，"唔，艾希礼，没有哪件事情是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啊！"“那是永远也不会的，“他说。"生活并没有义务要给予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呢。我们应当随遇而安，只要不每况愈下就感激不尽了。"

思嘉想起从那些日子以来她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突然感到心里一阵阵的疼痛，感到痒在太疲倦了。她心中涌现出过去那个思嘉.奥哈拉来，那是个爱捉弄情人、爱穿漂亮衣服的女孩子，她准备到时机成熟时做一个像爱伦那样的伟大女性。她不禁热泪盈眶，接着泪珠沿两颊潸然而下。她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他，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似的。他也一言不发，只轻轻地把她搂在自己怀中，让她的头紧靠着他的肩膀，然后歪着头把脸贴在她的面颊上。这时她酥软地靠着他，伸出两臂抱住他的身子。她陶醉在他温暖的怀抱里，眼泪渐渐干了。啊，就让他这样拥抱着，没有激情，也不感到紧张，像一个亲爱的老朋友，那也很好埃不过这一点，也只有艾希礼，这个跟她有着菜同的回忆共和享过青春的人，这个熟悉她的早年和目前情况的人，才能理解呢。她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但并没在意，以为那是运输队的人回家了。她一时还站在那里，静听着艾希礼的心缓缓搏动。然而，艾希礼忽然挣扎着要摆脱她，那猛劲儿使她莫名其妙。她仰起头来惊异地注视着他的脸，可是艾希礼这时没有在看她。他正越过她的肩膀看着门口呢。

她转过头来，发现门口站着英迪亚，她脸色煞白，两只本来暗淡的眼睛像要迸出火光似的；还有阿尔奇活像一只恶狠狠的独眼鹦鹉。他们后面还站着埃尔辛太太。

她究竟是怎样跑出那间办事房的，她自己再也记不起来了。不过，她是在艾希礼的命令下立即迅速离开的，留下艾希礼和阿尔奇在那间小屋里严肃地谈论什么，而英迪亚和埃尔辛太太站在外面，看见她出来时便背过去不理睬她。她又羞又怕，赶紧往回家的路上走，在她心目中那个蓄着主教胡须的阿尔奇已俨然成为《圣经.旧约》里的复仇天使了。正当四月日落时分，家里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也没有。仆人们都外出参加一个葬礼去了，几个孩子正在媚兰的后院里玩，媚兰呢—

媚兰！思嘉上楼到自己房里去时想起她，顿时浑身都冰凉了。媚兰一定会听到这件事。刚才英迪亚说过要告诉她呢。唔，英迪亚准要气势汹汹地跟她说的，她既不考虑是否会给艾希礼的名声抹黑，也不考虑会不会刺伤媚兰的心，只要这样做能够损害思嘉就行！埃尔辛太太也会谈论，尽管实际上她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她当时站在木场办事房门口的英迪亚和阿尔奇背后。不过，她照样会谈的。这个消息到吃晚饭时便会传遍全城。而到明天用早点的时候，就会人人、甚至连黑人在内都知道了。在今晚的宴会上，女人们会三三两两聚在角落里，神秘的兮兮而又幸灾乐祸地低声谈论这件事。思嘉.巴特勒从她那有钱有势地社会地位上一交摔下来了！于是这故事会愈传愈奇。那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它也不会停留在事实的真相上，即艾希礼拥抱着她，而她在哭泣。不到天黑，人们就会说她跟人通奸，被当场捉住了，可实际上那完全是清白无辜的、是友爱的举动！思嘉疯狂地想：假如我们在他休假期间的圣诞节那天我跟他吻别时给抓住了，假如我们在塔拉果园里，我恳求他和我一起逃跑给抓住了--唔，假如我们在任何一次真正有犯罪行为的时候给抓住了，那还不至于这样糟糕呢！可是现在！现在！我恰好是作为朋友让他拥抱的呀！

然而，谁也不会相信这一点。她一个替她辩护的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声音会出来说：“我不相信她会干什么坏事。"她把她那班老朋友得罪得太厉害了，现在他们中间已找不出一个对她仗义的人来。而那些新朋友都是在她的苛待下敢怒而不敢言的人，巴不得有机会来辱骂她呢。不，任何诽谤她的话人人都会相信的，哪怕他们可能惋惜像艾希礼这样一个好人也陷入这件丑闻里了。像通常那样，他们会把罪责都推到女方头上，而对男方便耸耸肩膀了事。而且，就这个事件来说，他们是对的。是她主动投进他怀里去的呀！

唔，所有的中伤、轻侮、讥笑，以及全城的人可能说的一切，只要她必须忍受，她都忍受得住--可是媚兰不行啊！唔，媚兰不行！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生怕媚兰知道，比对任何别的人知道都更加害怕。可是她被一种对已往罪过的负疚心情压得太重，吓得太厉害了，因此还不想去理会这个问题。她一想到当英迪亚告诉媚兰，说她看见艾希礼在抚爱思嘉，媚兰眼睛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神色时，便簌簌落泪了。那么媚兰得知以后会怎么样呢？难道离开艾希礼？如果她还有点自尊心的话，不这样又怎么办？还有，到那个时候艾希礼和我又该怎么对待呀？思嘉狂乱地思索着，早已满脸泪水。唔，艾希礼会羞死的，会恨我给他带来了这场大祸。这时她突然不流泪了，一种死一般的恐惧笼罩着她的心。要是瑞德知道了呢？他会怎么办？

也许他永远不会知道。那句古话怎么说的，那句嘲弄人的古话？"老婆都跑了，丈夫最后才知道。"也许不会有人告知他这个消息吧。你得有足够拉胆量才敢去跟瑞德谈这种事呢，因为瑞德是有名的莽汉，他总是先开枪再问情由。求求你了，上帝，千万别叫人冒冒失失地去告诉他呀？可是她又记起了阿尔奇的木场办事房时的那副脸孔，那双冷酷、阴险、残忍的眼睛里充满着对她和一切妇女的仇恨。阿尔奇一不怕上帝，二不怕人，他就是恨放荡的妇女，他恨她们到了极点，竟动手杀了一个呢。他还说过他要去告诉瑞德。不管艾希礼怎样劝阻，他还是会告诉他的。除非艾希礼把他杀了，否则阿尔奇定会告诉瑞德，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思嘉脱了衣服，躺到床上，脑子里的漩涡还在不停地急转着。但愿她能够锁着门，永远永远关在这个安全的角落里，再也不要见任何人了。说不定瑞德今天晚上还发觉不出来。她准备说她有点头痛，不想去参加宴会了。到明天早晨她早已想出了某个借口，一个滴水不漏的辩解，好用来遮掩这件事。“现在我不去想它，"她无可奈何地说，一面把脸埋在枕头里。"我现在不去想它。等到以后我经受得住的时候再去想吧。"

安的原故？

嬷嬷来到门敲门，但思嘉把她打发走，说她不想吃晚饭。时间缓缓过去，最后她听到瑞德上楼来了。当他走进楼上门厅里，她紧张地支撑着自己，鼓起全部的勇气准备迎接他，可是他走进自己房里去了。她松了口气。他还没有听说呢。感谢上帝，他还在尊重她那冷酷的要求，决不再跨进她的卧室的门呢。如果他此刻看见了她，她那慌张的脸色便会使事情露馅儿了。她必须尽力提起精神来告诉他，她实在很不舒服，不能去参加那个宴会。好，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使自己恢复镇静。可是，真的还有时间吗？自从当天下午那可怕的时刻以来，生活好像已没有时间性了似的。她听见瑞德在他房里走动，偶尔还对波克说话，已经有相当长的时候了。可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叫他。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浑身发抖。

很久以后，瑞德过来敲她的门，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进来。”“难道我真的被邀请到这间圣殿里来了？"他边问边把门推开。房里是黑暗的，她看不到他的脸，她也无法从他的声音里发现什么。他进来，把门关上。“你已经准备好去参加宴会了吧？”“我真遗憾，现在正头痛呢。"多奇怪，她的声音听起来竟那么自然！真感谢上帝，这房里暗得正好啊！"我怕我去不成了。你去吧，瑞德，并且替我向媚兰表示歉意。"经过相当久的一番踌躇，他才慢吞吞地、尖刻地说起话来。

“好一个懦弱卑怯的小娼妇！”他知道了！她躺在那里哆嗦，说不出话来。她听见他在黑暗中摸索，划一根火柴，房里便猛地亮了。他向床边走过来，低头看着她。她发现他穿上了晚礼服。“起来，"他简短地说，声音里似乎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参加宴会，你得抓紧准备。”“唔，瑞德，我不能去。你看--"“我看得见的。起来。"

“瑞德，是不是阿尔奇竟敢--““阿尔奇敢。阿尔奇是个勇敢的人。"“他撒谎，你得把他宰了--"“我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不杀说真话的人。现在没时间争论这些了。起来。"她坐起身来，紧紧抱住她的披肩不放，两只眼睛紧张地在他脸上搜索着。那是一张黑黑的毫无表情的脸。

“我不想去，瑞德，我不能去，在这--在这次误会澄清以前。"“你要是今天晚上不露面，你这一辈子恐怕就永远也休想在这个城市走路面了。我可以忍受自己的老婆当娼妇，可不能忍受一个胆小鬼。你今晚一定得去，哪怕从亚历克斯.斯蒂芬斯以下每个人都咒骂你，哪怕威尔克斯太太叫我们从她家滚出去。"“瑞德，请让我解释一下。"“我不要听。没时间了。穿上你的衣服吧。"“他们误会了--英迪亚和埃尔辛太太，还有阿尔奇。而且他们那样恨我。英迪亚恨我到这种程度，居然撒谎诬蔑她哥哥来达到让我出丑的目的。你只要让我解释一下--“

“唔，圣母娘娘，"她痛苦地想，"他要是果真说'请你解释吧！'那我说什么呢？我怎么解释呢？"“他们一定对每个人都说了谎话。我今晚不能去。"“你一定得去，“他说。"哪怕我只能抽着你的脖子往前拖，或者一路上踢你那向来很迷人屁股。"他眼里闪着冷峻的光芒，便一手把她拽了起来。接着他拿起那件胸衣朝她扔过去。“把它穿上。我来给你束腰。唔，对了，束腰的事我全懂。不，我让嬷嬷来给你帮忙，也不要你把门锁上，像个胆小鬼偷偷地待在这里。”

“我不是胆小鬼，"她大喊大嚷，被刺痛得把恐惧都忘了。“我--”“唔，以后别再给我吹那些枪击北方佬和顶着谢尔曼军队的英雄事迹了。你是个胆小鬼--在别的事情上就是如此。不为你自己，就为邦妮着想，你今天晚上也得去。你怎么能再糟蹋她的前途呢？把胸衣穿上，赶快。"她急忙把睡衣脱了，身上只剩下一件无袖衬衫。这时他要是看看她，会发现她显得多么迷人，也许他脸上那副吓人的表情就会消失。毕竟，他已那么久那么久没有看见她穿这种无袖衬衣的模样了。可是他根本不看她。他在她的壁橱里一件件挑选那些衣服。他摸索着取出了那件新的淡绿色水绸衣裳，它的领口开得很低，衣襟分披着挂在背后一个很大的腰垫上面，腰垫上饰着一束粉红色的丝绒玫瑰花。

“穿这件，"他说着，便把衣服扔在床上，一边向她走来。“今天晚上用不着穿那种庄重的主妇式的紫灰色和淡紫色。你的旗帜必须牢牢钉在桅杆上，否则显得你会把它扯下来的。还要多搽点胭指。我相信法利赛人抓到了那个通奸的女人决不会这样灰溜溜的。转过身来。"他抓住她胸衣上的带子使劲猛勒，痛得她大叫起来，对他这种粗暴的行为感到又害怕又屈辱，实在尴尬极了。“痛，是不是？"他毫不在意地笑着说，可她连他的脸色也不敢看一眼。"只可惜这带子没有套在你脖子上。"媚兰家的每个窗口都灯火辉煌，他们在街上便远远听得见那里的音乐声。走近前门时，人们在里面欢笑的声浪早已在耳边回荡了。屋里挤满了来宾。他们有的拥到了走郎上，有的坐在挂着灯笼显得有点阴暗的院子里。“我不能进去--我不能，"思嘉心里想，她坐在马车里紧紧握着那卷成一团的手绢。”我不能，我不想进去。我要跳出去逃跑，跑到什么地方，跑回塔拉去。瑞德为什么强迫我到这里来呀？人们会怎么说呢？媚兰会怎么样呢？她的态度、表情会怎样？哦，我不敢面对她。我要逃走。"

瑞德好像从她脸上看出了她的心思，他紧紧抓住她的胳臂，紧得胳臂都要发紫了，这只有一个放肆的陌生人才干得出来。“我从没见过哪个爱尔兰人是胆小鬼。你那吹得很响的勇敢到哪里去了？”“瑞德，求求你了，让我回家，并且解释一下吧。"“你有的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去解释，可只有一个晚上能在这竞技场上当牺牲品。下车吧，我的宝贝儿，让我看看那些狮子怎样吃你。下车。”她不知怎么走上了人行道的。抓住她的那只胳臂像花岗石一样坚硬而稳固，这给了她一些勇气。上帝作证，她能够面对他们，她也愿意面对他们。难道他们不就是一群妒忌她的嚎叫乱抓的猫吗？她倒要让他们看看。至于他们到底怎么想，她才不管呢。只是媚兰--媚兰。

他们走到了走廊上，瑞德把帽子拿在手里，一路不断地向左右两边鞠躬问好，声音冷静而亲切。他们进去时音乐停了，以思嘉的慌乱心情看来，人群像咆哮的海潮一般向她一涌而上，然后便以愈来愈小的声音退了下去。会不会人人都来刺伤她呢？嗯，见他妈的鬼，要来就来吧！她将下巴翘得高高的，眼角微微蹙起来，落落大方地微笑着。她还没来得及向那些最近门口的人说话，便有个人从人群中挤出向她走来。这时周围突然是一片古怪的安静，它把思嘉的心一下子揪住了。接着，媚兰从小径上挪着细碎的步子匆匆走过来，匆匆赶到门口迎接思嘉，并且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就对思嘉说起话来。她那副窄窄的肩膀摆得端端正正，挺着胸脯，小小的腮帮子愤愤地咬得梆紧，不管心里怎么清楚还是显得除了思嘉没有别的客人在场似的。她走到她身边，伸出一条胳臂接住她的腰。“多漂亮的衣服呀，亲爱的，"她用细小而清晰的声音说。“你愿意当我的帮手吗？英迪亚今晚不能来给我帮忙呢。你跟我一起来招待客人吧？”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四章思嘉平安地回到自己房里以后，便扑通一声倒在床上，也顾不上身上的丝绸衣裳了。这个时候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回想自己站在媚兰和艾希礼中间迎接客人。多可怕啊！她宁肯再一次面对谢尔曼的军队也不要重复这番表演了！过了一会儿，她从床上爬起来，一面脱衣服，一面在地板上神经质地走来走去。

紧张过后的反应渐渐出现，她开始颤抖起来。首先，发夹从她的手指间叮当一声掉落在地上，接着当她按照每天的习惯用刷子刷一百下头皮时，却让刷背重重地打痛了太阳穴。一连十来次她踮着脚尖到门口去听楼下有没有声响，可下面门厅里又黑又静，像个煤坑似的。

瑞德没等宴会结束便用马车把她单独送回来了，她很庆幸能获得暂时的解脱。他还没有进来。感谢上帝，他没有进来。今天晚上她没有勇气面对他、自己那么羞愧、害怕、发抖。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说不定到那个妖精住的地方去了。这是头一次，思嘉觉得这世界上幸亏还有贝尔.沃琳特这样一个人。幸亏除了这个家之外还有另一个地方可以让瑞德栖身，直到他那烈火般的、残暴的心情过去以后。愿意让自己的丈夫待在一个婊子家里，这可是极不正常的，不过她没有办法埃,她几乎还愿意让他死了呢，如果那意味着她今天晚上可以不再见到他的话。

明天--嗯，明天就是另一天了。明天她要想出一种解释，一种反控，一个使瑞德处于困境的办法。明天她就不会因想起这个可恶的夜晚而被吓得浑身颤抖了。明天她就不会时刻为艾希礼的面子、他那受伤害的自尊心和他的耻辱所困扰了。他蒙受的这件可耻的事是她惹起的，其中很少有他本人的份儿。现在他会由于她连累了他而恨她吗，她心爱的可敬的艾希礼？现在他当然会恨她了--虽然他们两人的事都由媚兰用她那副瘦小的肩膀愤然担当起来了。媚兰用她口气中所表现的爱和坦诚的信任挽救了他们，当她在那闪亮的地板上走过来，面对那些好奇的、恶毒的、心怀恶意的众人，公然伸出胳臂挽住思嘉的时候，媚兰多么干净利落地抵制了他们的侮辱，她在那可怕的晚会上始终站在思嘉旁边呢！结果人们只表现得稍微有点冷淡，有点困惑不解，可还是很客气的。

唔，整个这件不名誉的事都是躲在媚兰的裙裾后面，使那些恨她的人，那些想用窃窃私语来把她撕成碎片的人，都没有得逞！哦，是媚兰的盲目信任保护了她！

想到这里，思嘉打了一个寒噤。她必须喝点酒，喝上几杯，才能向下并且有希望睡着。她在眼衣外面围上一条披肩，匆匆出来走进黑暗的门厅里，一路上她的拖鞋在寂静中发出响亮的啪嗒啦嗒声。她走完大半截楼梯时，往下看了看上餐厅那关着的门，发现从门底下露出一线亮光。她顿时大吃一惊，心跳都停止了。是不是她回家时那灯兴就点在那里，而她由于慌乱没有注意到呢？或者是瑞德竟然回来了？他可给能是悄悄地从厨房的门进来的。如果瑞德果然在家，她就得手脚回到卧室里去，白兰地不管多么需要也休想喝了。只有那样，她才用不着跟他见面了。只要一回到自己房里，她就平安无事了，因为可以把门从里面反锁上。

她正弯着腰说拖鞋，好不声不响赶忙回到房里去，这时饭厅的门突然打开，瑞德站在那里，他的侧影在半明半暗的烛光前闪映出来。他显得个子很大，比她向来所看见的都大，那是一个看不见面孔的大黑影，它站在那里微微摇摆着。“请下来陪陪我吧，巴特勒夫人，"他的声音稍微有点重浊。他喝醉了，而且在显示这一点，可是她以前从没见他显示过，不管他喝了多少。她犹豫着，一声不吭，于是他举胳臂做了一个命令的姿势。

“下来，你这该死的！"他厉声喝道。“他一定是非常醉了，"她心里有点慌乱。以往他是喝得越多举止越文雅。他可能更爱嘲弄人，言语更加犀利带刺，但同时态度也更加拘谨，--有时是太拘谨了。“我可决不能让他知道我不敢见他呀，"她心里想，一面用披肩把脖子围得更紧，抬起头，将鞋跟拖得呱嗒呱嗒响，走下楼梯。

他让开路，从门里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嘲弄的神气真叫她畏怯不前。她发现他没穿外衣，领结垂在衬衣领子的两旁，衬衣敞开，露出胸脯了那片浓厚的黑毛。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双充血的眼睛细细地眯着。桌上点着一支蜡烛，那只是一星小小的火光，但它给这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投掷了不少奇形怪状的黑影，使得那些笨重的餐具柜像是静静蹲伏着的野兽似的。桌上的银盘里有一个玻璃酒瓶，上面的雕花玻璃塞了已经打开，周围是几只玻璃杯。

“坐下。"他冷冷地说，一面跟着她往里走。此时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它使得原先那种不敢观对他的畏惧心理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他那神态，那说话的语调，那一举一动，都似乎暗个陌生人。这是她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个极不礼貌的瑞德。以往任何时候，即使是最不必拘礼的时刻，他最多也只是冷漠一些而已。即使发怒时，他也是温和而诙谐的，威士忌往往只会使他的这种脾性更加突出罢了。最初，这种情况使她很恼怒，她竭力设法击溃那种冷漠，不过她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多年来她一直认为，对瑞德来说，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他把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她在内，都看作供他讽刺和取笑的对象。可是现在，她隔着桌子面对着他，才怀着沉重的心情认识到，终于有桩事情使他要认真对待，而且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你不能在临睡着喝一杯，哪怕我这个人如此没有教养，再随便些也没有关系，"他说。"要不要我给你斟一杯。"

“我不喝酒，"她生硬地说。"我听到有声音，便来--"“你什么也没听见。你要是知道我在这里，你就不会下来了。我一直坐在这里，听你在楼上踱来踱去。你一定是非常想喝。喝吧。““我不--"他拿起玻璃酒瓶哗哗地倒满了杯。“喝吧，"他把那杯酒塞到她手里。"你浑身都在哆嗦呢。唔，你别装模作样了。你知道你常常在暗地里喝，我也知道你能喝多少。有个时候我一直想告诉你不用千方百计地掩饰了，要喝就公开喝吧。你以为如果你爱喝白兰地，我会来管你吗？"

她端起酒杯，一面在心里暗暗诅咒他。他把她看得一清二楚呢。他对她的心思一向了如指掌，而他又是世界上惟一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真实思想的人。“我说，把它喝了吧。”她举起酒杯，把酒狎地倒在嘴里，一口吞下去，随即手腕一转杯底朝天，就像以前在拉尔德喝纯威士忌那个模样，也没顾虑这显得多么熟练而不雅观。瑞德专心致志地看着她的整个姿势，不禁咧嘴轻轻一笑。“现在坐下，让我们在家里关起门来，愉快地谈谈我们刚才出席的那个宴会。““你喝醉了，"她冷冷地说，"我也要上床睡觉去了。"

“我的的确确喝醉了，但是我想喝得更醉一些，一直喝到天亮。不过你不要去睡--暂时还不要去。坐下。”

他的声音仍然保持着一点像往常那样冷静而缓慢的调子，但是她能感觉到里面尽力压抑着的那股凶暴劲儿，那股像抽响的鞭子一样残忍的劲儿。她迟疑不定，但他正站在身旁紧紧抓住她的胳膊。他将那只胳膊轻轻扭了一下，她便痛得暗暗叫了一声，赶快坐下。现在她害怕了，好像有生以来还不曾这样害怕过。他俯身瞧着她，她发现他的那张脸黑里透红，一双眼睛仍然闪着吓人的光芒。眼睛深处有一种她认不出来的无法理解的东西，一种比愤怒更深沉，比痛苦更强烈的东西，某种东西逼得他那双眼睛像两个火珠般红光闪闪。他长久地俯视着她，使她那反抗的目光也只得畏缩下来，于是他猛地转过身来，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心里急忙思考，要设置一道防线。可是他要不开口说话，她就不明白他究竟准备怎样谴责她，因此了也就不知说什么好。

他缓缓地饮着，面对面看着她，而她感到神经极其紧张，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发抖。有个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可最后突然笑了，不过眼睛仍然盯住她不放，这时她无法克制自己的颤抖了。“那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今天晚上，是不是？"她不吭声，只使劲地把脚趾头在拖鞋里勾起来，用以镇住浑身的颤抖。“一出愉快的喜剧，角色一个个都表演得很精彩。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要向那个犯错误的女人投石子，可她那受辱的丈夫却像个正人君子支持他的老婆，同时那个受辱的妻子也以基督的精神站出来，用自己纯洁无瑕的名誉掩盖了整个丑闻。至于那个情夫嘛--"

“唔，请你--"“我看不必了。今晚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太有趣了。我说，那位情夫像个该死的笨蛋，他巴不得自己死了好。你觉得如何，我的亲爱的，一个你痛恨的女人居然支持你，把你的罪过从头到尾给盖住了？坐下。"她坐下。“我想，你并不会因此就对她好些的。你还在猜想她到底知不知道你跟艾希礼的事--猜想如果她知道怎么还这样做呢--难道她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你还觉得她这样做，即使让你逃避了惩罚，也未免太傻了，可是--"“我不要听--"

“不对，你是要听的。我要告诉你这些，是让你别那样烦恼，媚兰小姐是个傻瓜，但不是你所想的那一种。事情很明显，已经有人告诉她了，但是她并不相信。哪怕她亲眼看见，她也不会信的。她这个人太道德了，以致不能想像她所爱的任何一个人身上会有什么不高尚之处。我不知道艾希礼对她说了什么样的谎话--不过无论什么笨拙的谎话都行，因为她既爱艾希礼也爱你。我实在看不出她爱你的理由，可她就是爱。让它成为你良心上的一个十字架吧！"“如果你不是这样烂醉的肆意侮辱人，我愿意向你解释一下，"思嘉说，一面设法恢复一点尊严。“可是现在----"“我对你的解释不感兴趣。我比你更了解事情的真相。你可当心点，只要你敢从椅子里再站起来一次--"

“比起今晚的喜剧来，我认为更有趣的倒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一方面认为我太坏，那么贞洁地拒绝了我跟你同床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心里热恋着艾希礼。'在心里热恋。'这可是个绝妙的说法，是不是？那本书里有许多妙语呢，你说对吗？"“什么书？什么书？"她急切地追问，显得又愚蠢又莫名其妙，一面慌乱地环顾四周，注意到那些笨重的银器在暗淡的烛光下隐约闪烁，这是些多可怕的阴暗角落呀！“我是因为太粗鲁，配不上你这样高雅的人，而你又不再要孩子，所以被撵出来了。这叫我多么难过，多么伤心呀，亲爱的！因此我便出外找欢乐和安慰去了，让你一个人去孤芳自赏吧。于是你就利用这些时间去追踪期忍受痛苦和折磨的威尔克斯先生。这个该死的家伙，也不知犯了什么毛病？他既不能在感情上对他的妻子专一，又不愿在肉体上对她不忠实。他为什么不实现自己的愿望呢？你是会不反对给他生孩子的，你会--把他的孩子当作是我的吧？"

她大叫一声跳起来，他也从座位上霍地站起，一面温和地笑着，笑得她浑身发冷。他用那双褐色的大手把她按到椅子里，然后俯身看她。“请当心我这双手，亲爱的，"他一面说，一面将两只手放在她眼前晃动着。“我能用它们毫不费力地反你撕成碎片，而且只要能把艾希礼从你心中挖出来，我就会那样干的。不过那不行。所以我想用这个办法把他从你心中永远搬走。我要用我的两只手一边一个夹住你的脑袋，这么使劲一挤，将你的头盖骨像个西瓜一样轧碎，那就可以把艾希礼勾销了。"说着，他的两只手果真放到她的脑袋两旁，在披散的发下，使劲抚摩着，把她的脸抬起来仰朝着他。她注视那张陌生的脸，一个喝得烂醉、用拖长的声调说话的陌生人的脸。她是从来缺乏那种本能的勇气的，面临危险时它会愤怒地涌回血管，使她挺直脊梁，眯细眼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你这个愚蠢的醉鬼，"她说，"快把手放下。"叫她惊讶的是他果然把手放下了，然后坐到桌子边上，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我一向敬佩你的勇气，亲爱的。特别是现在，当你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拉着披肩把身子裹紧一些，心想，要是现在能够回到卧室里，把门锁起来，一个人待在里面，那该多么好埃如今她总要把他顶回去，威逼他屈服，这个她以前从没见过的瑞德。她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尽管两个膝盖在哆嗦，又将披肩围着大腿裹紧，然后把头发扰到脑后。“我并不感到走投无路了，"她尖刻地说，"你永远也休想逗我就范，瑞德.巴特勒，或企图把我吓倒。你只不过是只喝醉了的野兽，跟一些坏女人鬼混得太久，便把谁都看成坏人，别的什么也不理解了。你既不了解艾希礼，也不了解我。你在污秽的地方待惯了，除了脏事什么也不懂。你是在妒嫉某些你无法理解的东西。明天见。"

她从容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这时一阵大笑使她收住了脚步。她转过头一看，只见他正摇摇晃晃向她走过来。天啊，但愿他不要那样可怕地大笑啊！这一切有什么好笑的呀？可是他一步步地向她逼近，她一步步向门后退，最后发现背靠着墙壁了。“别笑了。”“我这样笑是为你难过呢。”“难过--为我。”“是的，上帝作证，我为你难过，亲爱的，我的漂亮的小傻瓜。你觉得受不了了，是不是？你既经不起笑又经不起怜悯，对吗？"

他止住笑声，将身子沉重地靠在她肩膀上，她感到肩都痛了。他的表情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凑得那么近，嘴里那股深烈的威士忌味叫她不得不背过脸去。“妒忌，我真的这样？"他说。"可怎么不呢？唔，真的，我妒忌艾希礼.威尔克斯。怎么不呢？唔，你不要说话，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在肉体上是对我忠实的。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哦，这一点我一直很清楚。这些年来一下是这样。我怎么知道的？哦，你瞧，我了解艾希礼的为人和他的教养。我知道他是正直的，是个上等人。而且，亲爱的，这一点我不仅可以替你说--或者替我说，为那件事情本身说。我们不是上等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尊敬的地方，不是吗？这就是我们能够像翠绿的月桂树一般茂盛的原故呢。"“让我走。我不要站在这里受人侮辱。”

“我不是在侮辱你。你是在赞扬你肉体上的贞操。它一点也没有愚弄过我。思嘉，你以为男人都那么傻吗？把你对手的力量和智慧估计得太低是决没有好处的。而我并不是个笨蛋。难道你不考虑我知道你是躺在我的怀里却把我当作是艾希礼.威尔克斯吗？"她耷拉着下颚，脸上明显流露出恐惧和惊愕的神色。“那是件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不如说是精神是的愉快。好像是三个人睡在本来只应该有的两个的床上。"他摇晃着她的肩膀，那么轻轻地，一面打着嗝儿，嘲讽地微笑着。

“唔，是的，你对我忠实，因为艾希礼不想要你。不过，该死的，我才不会妒嫉艾希礼占有你的肉体呢？我知道肉体没多大意思--尤其是女人的肉体。但是，对于他占有你的感情和你那可爱的、冷酷的、不如廉耻的、顽固的心，我倒的确有些妒嫉。他并不要你的心，那傻瓜，可我也不要你的肉体。我不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女人。不过，我的确想要你的情感和心，可是我却永远得不到它们，就像永远得不到艾希礼的心一样。这就是我为你难过的地方。"尽管她觉得害怕和困惑不解，但他的讥讽仍刺痛了她。“难过--为我？”

“是的，因为你真像个孩子，思嘉。一个孩子哭喊着要月亮，可是假如他果真有了月亮，他拿它来干什么用呢？同样，你拿艾希礼来干什么用呢？是的，我为你难过--看到你双手把幸福抛掉，同时又伸出手去追求某种永远也不会使你快乐的东西。我为你难过，因为你是这样一个傻瓜，竟不懂得除了彼此相似的配偶觉得高兴是永远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幸福了。如果我死了，如果媚兰死了，你得到了你那个宝贵的体面的情人，你以为你跟他在一起就会快乐了？呸，不会的！你会永远不了解他，永远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永远不懂得他的为人，犹如你不懂音乐、诗歌、书籍或除了金钱以外的任何东西一样。而我们呢，我亲爱的知心的妻子，我们却可能过得十分愉快。我们俩都是无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本来可以快快活活的过日子，因为我爱你，也了解你，思嘉，彻头彻尾地了解，这决不是艾希礼所能做的。而他呢，如果他真正了解你，就会看不起你了。……可是不，你却偏要一辈子痴心梦想地追求一个你不了解的男人。至于我，亲爱的，我会继续追求婊子。而且，我敢说，我们俩可以结成世界上少有的一对幸福配偶呢。"

他突然把她放开，然后摇摇晃晃地退回到桌旁去拿酒瓶。思嘉像生了根似的站了一会儿，种种纷乱的想法在她脑子里涌现，可是她一个也没有抓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瑞德说过他爱她。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或者只是醉后之言？或者这又是一个可怕的玩笑？而艾希礼--那个月亮--哭着要的那个月亮。她迅速跑进黑暗的门厅，仿佛在逃避背后的恶魔似的。唔，但愿她能够回到自己的房里！这时她的脚脖子一扭，拖鞋都快掉了。她停下来想拚命把拖鞋甩掉，像个印第安人偷偷跟在后面的瑞德已来到她身旁。他那炽热的呼吸对着她的脸袭来，他的双手粗暴地伸出她的披肩底下，紧贴着赤裸的肌肤，把她抱住了。

“你把我撵到大街上，自己却跑去追求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行了，我床上只许有两个人。"

他猛地将她抱起来，随即上楼。她的头被竖紧地压在他胸脯上，听得见耳朵底下他心脏的怦怦急跳。她被他夹痛了，便大声喊叫，可声音好像给闷住了似的，显得十分惊恐。上楼梯时，周围是一片漆黑，他一步步走上去，她吓得快要疯了。他成了一个疯狂的陌生人，而这种情况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它比死亡还要可怕呢。他就像死亡一样，狠狠地抱着她，要把她带走。她尖叫起来，但声音被他的身子捂住了。这时他突然在楼梯顶停住脚，迅速将她翻过身来，然后低着头吻她，那么狂热、那么尽情地吻她，把她心上的一切都抹拭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那个使她不断往下沉的黑暗的深渊和压她嘴唇上的那两片嘴唇。他在发抖，好像站在狂风中似的，而他的嘴唇在到处移动，从她的嘴上移到那披肩从她身上掉落下来的地方，她的柔润的肌肤上。他的嘴里嘀嘀咕咕，但她没有听见，因为他的嘴唇正唤起她以前从没有过的感情。她陷入了一片迷惘，他也是一迷惘，而在这以前什么也没有，只有迷惘和他那紧贴着她的嘴唇。她想说话，可是他的嘴又压下来。突然她感到一阵从没有过的狂热的刺激；这是喜悦和恐惧、疯狂和兴奋，是对一双过于强大的胳膊、两片过于粗暴的嘴唇以及来得过于迅速的向命运的屈服。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了一个比她更强有力的人，一个她既不能给以威胁也不能压服的人，一个正在威胁她和压服她的人。不知为什么，她的两只胳臂已抱住他的脖子，她的嘴唇已在他的嘴唇下颤抖，他们又在向那片朦胧的黑暗中上升，上升。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时，他已经走了，要不是她旁边有个揉皱的枕头，她还以为昨晚发生的一切全是个放荡的荒谬的梦呢。她回想起来不禁脸上热烘烘的，便把头拉上来围着头颈，继续躺在床上让太阳晒着，一面清理脑子里那些混乱的印象。有两件事显得成就突出。一是好几年来她跟瑞德在一起生活，一起睡，一起吃，一起吵架，还给他生了个孩子--可是，她并不了解他。那个把她在黑暗中抱上楼的人完全是陌生的，她做梦也没想过这样一个人存在。而现在，即使她有意要去恨他，要生他的气，她也做不到了。他在一个狂乱的夜晚制服了她，挫伤了她，虐待了她，而她对此却十分得意呢。唔，她应当感到羞耻，应当一想起那个狂热的、漩涡般的消魂时刻就胆战心惊！一个上等的女人，一个真正的上等女人，经历了这样一个夜晚以后便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可是，比羞耻心更强的是想那种狂欢、那种令人消魂和为之屈服的陶醉的经验。她有生以来头一次觉得自己有了活力，觉得有像逃离亚特兰大那天晚上所经历的那种席卷一切和本能的恐惧感觉，也像她枪击那个北方佬进抱着的那种仇恨一样令人晕眩而喜悦的心情。

瑞德爱她！至少他说过他爱她，而如今她怎么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他爱她，这个跟她那么冷淡地一起生活着的粗鲁的陌生人居然爱她，这显得多么古怪，多么难以理解和不可置信啊！对于这一发现，她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感觉到底如何，不过有个念头一出现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爱她，于是她终于占有他了。她本来差不多忘记了，她早先就曾渴望着引诱他来爱她，以便举起鞭子把这个傲慢的家伙驯服下来。如今这个渴望又出现了，它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满足，就这么一个晚上，他把她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可这样一来她却发现了他身上的弱点。从今以后，只要她需要，她就可以拿住他。他的嘲讽期以来把她折磨得够了，可现在她掌握了他，她手里拿着圈儿，高兴时就能叫他往里钻。

她想到还要在大白天面对观地同他相见，便陷入了一片神经紧张和局促不安之中，当然其中也有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我像个新娘一样紧张呢，"她想。"而且是关于瑞德的！"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愚蠢地笑了。但是瑞德没有回家吃午饭，晚餐时也仍不见身影。一夜过去了，那是一个漫长的夜，她睁着眼睛直躺到天明，两只耳朵也一直紧张地倾听着有没有他开门锁的声响。可是他没有来，第二天也过去了，他毫无音信，她又失望又担心，急得要发疯似的。她从银行经过，发现不他在那里。她到店里去，对每个人都很警觉，只要门一响，有个顾客进来，她都要吃惊地抬头一望，希望进来的人就是瑞德。她到木料场去，对休大声吆喝，吓得他只好躲在一堆木头后面。可是瑞德并没有到那里去找她。

她不好意思去问朋友们是否看见过他。她不能到仆人们中间去打听他的消息。不过她觉察到他们知道了一些她不知道的事。黑人往往是什么都知道的。这两天嬷嬷显得不寻常地沉默。她从眼角观察思嘉，但什么也没说。到第二天晚上过后，思嘉才决心去报警。也许他出了意外，也许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躺在哪条沟里不能动弹了。也许--哦，多可怕的想法----也许他死了！第二天早晨她吃完早点，正在自己房里戴帽子，她突然听到楼梯上迅疾的脚步声。她略略欣慰地往床上一倒，瑞德就进来了。他新理了发，刮了脸，给人接摩过了，也没有喝醉，可他的眼睛是血红的，他的脸由于喝酒有一点浮肿。他神气十足地向她挥着手说：“唔，好埃"谁能一声不吭地在外面过了两天之后，进门就这样"唔，好啊"呢？在他们度过的那么一个晚上还记忆犹新时，他怎么能这样若无其事呢？他不能这样，除非--除非--那个可怕的想法猛地在她心中出现。除非那样一个夜晚对他来说是很寻常的！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曾经准备在他面前表现的那些优美姿态和动人的微笑全都给忘了。他甚至没有走过来给她一个寻常而现成的吻，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咧着嘴轻轻一笑，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雪茄。

“哪儿--你到哪儿去了？”“别对我说你不知道！我相信全城的人现在都知道了。也许他们全知道，只有你例外。你知道有句古老的格言：丈夫都跑了，老婆最后才知道嘛。"“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前天晚上警察到贝尔那里去过以后--"“贝尔那里--那个--那个女人！你一直跟她--”

“当然，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想你没有为我担心吧。"“你离开我就去--"“喂，喂，思嘉！别装糊涂说自己上当受骗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贝尔的事。"“你一离开我，就到她那里去，而且在那以后--在那以后--"“唔，在那以后。"他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手势。”我会忘记自己的那些做法。我对上次我们相会时的行为表示抱歉。那时我喝得烂醉，你无疑也是知道的，同时又被你那迷人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了--还要我一一细说吗？"

她忽然想哭，想倒在床上痛哭一常原来他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而她是上当了，像个愚蠢可笑的异想天开的傻瓜，居然以为他真的爱她呢。原来整个这件事只不过是他醉后开的一个可恶的玩笑。他喝醉了酒便拿她来发泄一下，就像他在贝尔那里拿任何一个女人来发泄一样。现在他又回来侮辱她，嘲弄她，叫她无可奈何。她咽下眼泪，想重新振作起来。决不能让他知道她这几天的想法啊！她赶紧抬起头来望着他，只见他眼里又流露出以前那种令人困惑的警觉的神色--那么犀利，那么热切，好像在等待她的下一句话，希望--他希望什么呢？难道希望她犯傻上当，大叫大喊，再给他一些嘲笑资料？她可不干了！她那两道翘翘的眉毛猛地紧蹙起来，显出一副冷若冰霜的生气模样。

“我当然怀疑过你跟那个坏女人之间的关系了。"“仅仅是怀疑？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好满足你的好奇心？我会告诉你的。自从你和艾希礼决定我们俩分房睡以来，我就一直跟她同居着呢。"”你竟然还有胆量站在这里向你的妻子夸耀，说--"“唔，请饶了我，别给我上这堂道德课了。你只要我付清那些账单，就无论我做什么都一概不管了。你也明白我最近不怎么规矩嘛。至于说到你是我的妻子--那么，自从生下邦妮以后，你就不大像个妻子了，你说对吗？思嘉，你已经变成一个可怜的投资对象了，贝尔还好些呢。"“投资对像？你的意思是你给她--"

“我想下确地说法应该是'在事业上扶植她'。贝尔是个精干的女人。我希望她长进，而她惟一需要的是钱，用来开家一自己的妓院。你应当知道，一个女人手里有了钱会干什么样的奇迹来。看看你自己吧。"“你拿我去比--"“好了，你们俩都是精明的生意人，而且都干得很有成就。当然，贝尔还比你略胜一筹，因为她心地善良，品性也好—-"“你给我从这房里滚出去好吗？"他懒洋洋地向门口挪动，一道横眉滑稽地竖了起来。他怎能这样侮辱她埃她愤怒而痛苦地想道。他是特意来侮辱和贬损她的，因此她想起，当他在妓院里喝醉了酒跟警察吵架时她却一直盼着他回家来，这实在太令人痛心了。

“赶快给我滚出去，永远也不要进来了。以前我就这样说过，可是你没有一点上等人的骨气，压根儿不理会这些。从今以后我要把这门锁上了。"“不用操心了。““我就是要锁。经过那天晚上你的那种行为--醉成那个模样，那么讨厌--”“你看，亲爱的！并不那么讨厌嘛，真是！"“滚出去！"

“别生气呀。我就走。我答应再也不干扰你了。那是最后一次。而且我正想告诉你，要是我这种不名誉的行为实在使你忍受不了，我就同意让去办离婚吧。只是邦妮要给我，别的我不争。"“我可不想办离婚来玷辱家门呢。"“要是媚兰死了，你很快就会玷辱的，你说不会吗？我一想到那时候你会多么急于离开我，我的头就晕了。”“你走不走？““好，我就走。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我要到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去，还有--唔，对，我要逛一大圈。我今天就走。"

“啊！"“而且我要把邦妮带在身边。让那个傻女孩百里茜把她的小衣服收拾一下。我想把百里茜也带去。"“你永远也休想把我的孩子带出这个家去。"“也是我的孩子嘛，巴特勒太太。我想你不会反对让我带她到查尔斯顿去看看她的祖母吧？"“她的祖母，见鬼去吧！你以为我会让你把孩子从这里带走，而你每晚都喝得烂醉，很可能还带她到像贝尔那样的地方去--"

他把手里的雪茄狠狠地往地上一掷，雪茄在地毯上嗤嗤地冒起烟来，一股烧焦的羊毛味直冲鼻子。他不管这些，立刻走过来站在思嘉跟着，气得脸都发青了。

“你如果是个男人，我就先把你的脖子拧断再说。现在我只警告你闭上你那张臭嘴。你以为我就不爱邦妮，就会把她带到--她是我的女儿！上帝，看这个笨蛋！至于你，我把你做母亲的假装虔诚的架势摆给你自己去吧。不是吗，作为一个母亲，你还不如一只猫呢！你几时给孩子们做过些什么？韦德和爱拉看见你就吓得要命，要是没有媚兰，他们连什么叫爱和亲密都不会知道呢。可是邦妮，我的邦妮！你以为我不能比你照顾得好些吗？你以为我会让你去威胁她，损害她的心灵，像你对韦德和爱拉那样做吗？见鬼去吧，我决不会的！快替她收拾好，让我一个小时后便能动身，否则我警告你，那后果会比前两天那个晚上要严重得多。我时常觉得，用马鞭子结结实实抽你一顿，对你会大有好处呢。"

他没等她说话便转过身去，迅速走出了她的房间。她听见她经过穿堂问孩子们的游艺室走去，随即把那扇门推开了。那里传来一片兴高采烈的儿童尖叫声，她听出邦妮的声调比爱拉还要高。“爹爹．你上哪儿去了？”“去找张兔子起来包我的小邦妮。给你亲爹爹一个最甜的吻吧，邦妮--还有你，爱拉。”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五章

“亲爱的，我不需要你作任何解释，也不想听你的，"媚兰坚决地说，同时将一只小手轻轻地捂住思嘉那两片扭动的嘴唇，叫她不要说了。"你要是认为在你我之间还需要什么解释，那便是对你自己以及艾希礼和我的侮辱了。不是吗，我们三人一起在这世界上共同奋斗了这么多年，如果以为什么闲言碎语便能使我们之间发生隔阂，想起来都不好意思呢。难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和我的艾希礼--嗨，这怎么想得出来呀！难道你还不清楚在这世界上我比谁都更加了解你？你以为我竟把你替艾希礼和小博以及我所做的种种了不起的无私的事情--从救我的性命到使我们一家免于饥饿，通通忘记了吗？你以为我不记得你几乎光着脚、握着两只满是血泡的手，跟在北方佬的那骑马后面犁地--就为了让婴儿和我能吃上饭--的情景，现在竟会相信那些关于你的卑鄙谣言了？我不需要听你的任何解释，思嘉.奥哈拉，一句也不听！"

“可是--"思嘉想要说什么又打住了。就在一个小时之前，瑞德带着邦妮和百里茜离开了这个城市，这样一来思嘉便不仅仅又羞又恼，而且感到寂寞了。再加上她在跟艾希礼关系中的内疚以及媚兰给她的庇护，这个负担她实在承受不起了。要是媚兰听信了英迪亚和阿尔奇的话，在宴会上损了她，或者只冷淡地招呼了她，那她可以昂起头来，使用种种可能的武器给予回击。可现在，一想起媚兰曾经挺身而出，像一把薄薄的发亮的刀子，眼睛里焕发着信任和战斗的神采，毅然保护她不受社会舆论的攻击，她就感到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认罪了。是的，应当把在塔拉农场那阳光明媚的走廊上开始的期以来所经过的一切不如掩饰地大胆说出来。

她是受着良心的驱使，这种现实的天主教徒良心虽然被压制了很久，但还是能够起来的。"承认你的罪过，用悲伤和悔悟来表示忏悔。"这句话爱伦对她说过几十上百次了。现在遇到了危机，爱伦的宗教训诲又回来把她抓住了。她愿意承认--是的，承认一切，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以及那很少几次的爱抚—-然后上帝就会减轻她的痛苦，给予宁静。而且，由于她的忏悔，媚兰脸上会出现十分可怕的神色，从钟爱和信任变为怀疑的恐惧和厌恶。唔，这个惩罚可太严峻了，她非常痛苦地想到，因为她得终生记住媚兰的脸色，并且知道媚兰已了解她身上所有的卑下、鄙陋、两面派、不忠实和虚伪的品质啊！

要把事情的真相痛痛快快地都摆在媚兰面前，同时眼见她那个愚人的天堂彻底崩溃，这种想法曾一度使她陶醉不已，觉得是一个值得付出任何代价的高招。可是现在，一夜之间她就转而认为那是最没有意思的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心里各种相互矛盾的念头实在太多太混乱了，她实在理不出头绪来。她只知道，正像她曾经希望过她母亲始终以为她是谦逊、和气，心地纯洁的，她如今也殷切地渴望保持媚兰对她的崇高评价。她心里唯一清楚的是，她不在乎这世界对她怎么看，或者艾希礼和瑞德对她怎么看，可是决不能让媚兰改变她对她的一贯看法，决不能让她有任何别的看法。

她没勇气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媚兰，可是她的一种少有的诚实本能却出来作怪。这种本能不让她在一个曾经为她战斗过的女人面前用虚假的色彩来伪装自己。所以那天早晨她等瑞德和邦妮一离开家便急忙赶到媚兰那里去了。

可是，她刚刚迫不及待地说出"媚兰，我一定要解释一下那天的事--"时，媚兰就厉声阻止了她。于是思嘉羞愧地注视着那双焕发出慈爱之情的眼睛，便心里一沉，明白自己永远得不到忏悔后的平静和安宁了。媚兰的头一句话就永远截断了她采取行动的途径。如今她以自己生气很少有过的一种成熟感情认识到，只有最彻底的自私自利才能解除她自己内心痛苦的负担。好要是认罪，便只能在解除自己负担的同时把这个负担强加给一个清白无辜和信任别人的人的心灵上。她因媚兰的仗义庇护已欠了她一大笔债，如今这笔债只能用沉默来偿还了。如果勉强让媚兰知道她的丈夫对她不忠，她的心爱的朋友是其中的一个同伙，从而让她终生痛苦，那将是多么残忍的一种偿还啊！

“我不能告诉她，"她难受地想。"决不能，哪怕我的良心把我折磨死了。"她忽然不相干地想了瑞德酒醉后的一段论：“她不能想像她所爱的任何一个人身上有什么不高尚之处………让它成为你良心上的一个十字架吧。

是的，它会成为她终生的十字架，让这种痛苦深埋在她心中，让她穿着那件羞辱的粗毛布衬衣，让她以后每看见媚兰做一个亲切的眼色和手势都深感不安，让她永远压抑着内心的冲动，不敢喊出：“不要对我这样好吧，不要为我尽力了啊，我是不值得你这么做的！"

“只要你不是这样一个傻瓜，这样一个可爱的、信任人的、头脑简单的傻瓜，事情也不至于那么困难，"她绝望地这样想。“我已经背上了许多累死人的负担，但看来这才是最沉重最令人苦恼的一个了。”

媚兰面对着她坐在一张矮椅子里，便两只脚却稳稳当当地搁在一只相当高的脚凳上，因此她的膝头像个孩子般矗立在那里，但这种姿势，她要不是愤怒到了不顾体面的程度，她是做不出来的。她手里拿着一条梭织花边，正在用那根发亮的织针来回穿梭着，同时她仍在愤愤不起，仿佛手里拿的就是一把决斗用的短剑。

要是思嘉也这样满怀愤怒，她早已像年轻时的杰拉尔德那样跺着双脚拚命咆哮起来，呼吁上帝来看看人类可恶奸诈行为，并令人毛骨悚然地大喊着一定要报复。可是媚兰却只用那根银光闪闪的织针和拼命低垂的双眉来表示她心里是多么激动。她的声音是冷静的，说话也比入学更加简捷。不过她说出来的话很有力量，这对平常很少发表意见和从不讲重话的媚兰来说，显然是不相称的。思嘉忽然发现，原来威尔克斯家和汉密尔顿家的人也像奥哈拉家的人那样是会发怒的，有时甚至更厉害呢。

“亲爱的，我听人家对你的批评都听腻了，"媚兰说，"而这一次是他们捞到了最后一根稻草，我倒是要过问过问。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妒嫉你，因为你那么精明能干才发生的事。在许许多多男人都失败了情况下，你却做出了成绩。我说这话。你可不必介意。我不是说你做过什么有违妇道或者妇女不该做的事，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因为你并没有做。人们就是不了解你，就是容忍不了一个能干的女人。可是你的精明能干，你的成功，并没有给他们以那样的权力，任凭他们来说你和艾希礼--真是天知道啊！”

这最后一句失声慨叹的话颇为激烈，那要是由一个男人说出来，显然会带来亵渎的意味。思嘉注视着他，被她这种从没有过的发作吓住了。

“他们这些人--阿尔奇、英迪亚、埃尔辛太太--竟然拿他们捏造的那些谎话来对我说呢！他们怎么敢呀？当然，埃尔辛太太没有到这里来。不，说真的，她没有那个胆量。可是她也一贯恨你，亲爱的，因为你比范妮更有名气了。而且，她对于你不让休再经营那个木厂也很生气呢。不过你把他撤了是完全对的。他简直是个游手好闲、什么事也不会干、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家伙！"媚兰把她这个童年时代的玩伴儿、少女时代的情郎迅速摒弃了。"关于阿尔奇，这要怪我自己，我不该庇护这个老恶棍。人人都那样劝过我，可是我没有听。他不喜欢你，亲爱的，是因为那些罪犯的原故，可他算老几，竟敢来批评你了？一个杀人犯，还是杀死过一名妇女的杀人犯！尽管我那样照顾了他，他还是跑来告诉我--要是艾希礼把他毙了，我一点也不会怜悯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把他大大奚落了一番之后，就打发他走了！他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

“至于英迪亚那个坏蛋！亲爱的，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我便发现她在妒嫉你，恨你，因为你比她漂亮得多，又有那么多追求你的人。尤其是在斯图尔特.塔尔顿的问题上特别恨你。她对斯图尔特想得那么厉害--是呀，我很不愿意说艾希礼妹妹的这件事，可是我认为她早已想得伤心透了！所以对于她这次的行为，不可能作任何别的解释。……我已经告诉她从以后不要再跨进这个家的门槛，并且表示只要我听到她再说那么一句哪怕只带暗示的废话，我就要--我就要当众骂她撒谎！"

媚兰没有继续说下去，但脸上愤怒突然消失，接着来的是满面愁容。媚兰有佐治亚人所特有的那种热烈忠于家族的观念，一想到这可能引起家庭矛盾就痛苦极了。她犹豫了一会儿，不过思嘉是最亲爱的，她心里首先考虑的是思嘉，于是她继续诚实地说下去：

“亲爱的，她一贯妒嫉你，还因为我是最爱你的。以后她再也不会到这屋里来了，我也决不到任何一个接待她的人家去。艾希礼赞同我的想法，不过他还是很伤心的，怎么他的妹妹竟然也说出这样一个--"

一提到艾希礼的名字，思嘉那过于紧张的神经便控制不住，她立刻哭起来。难道她就只能永远让他伤心下去了？她惟一的想法是要使他快乐、平安，可不知为什么却好像每一次都要去伤害他似的。她破坏了他的生活，损害了他的骄傲和自尊，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那种建立在为人正直的基础上安宁。而如今她离间了他和他心爱的妹妹之间的关系。为了保全她思嘉自己的名誉和艾希礼的幸福，英迪亚只能被牺牲，被迫承担撒谎的罪名，成为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妒嫉心很重的老处女----英迪亚，她向来所抱的每一种猜疑和所说的每一句指控的话，都被证实了是绝对公正的。每当艾希礼注视着英迪亚的眼睛时，他都会看到那里闪耀着真实的光辉，真实、谴责和冷漠的轻视，这些正是威尔克斯家的人所擅长的！

思嘉知道艾希礼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他现在一定觉得非常痛苦。他也和思嘉一样，被迫接受了媚兰的庇护。思嘉一方面懂得这样做的必要性，而且明白他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主要应当归咎于她，不过作为女人她想如果艾希礼把阿尔奇毙了，并且向媚兰和公众承认了一切，她还是会更加敬佩他的。她知道自己在这一点不上怎么公平，但是她实在太苦恼，已顾不上了这些小节了。她想起瑞德说过的一些轻视和揶揄的话，便思忖是不是艾希礼在这一纠葛中真的扮演了不够丈夫妻的角色，这样一来，自从她爱上艾希礼以后即一直在仰望着的他那个完美辉煌的形象便开始不知不觉地有点逊色了。同时，那片笼罩在她身上的耻辱和罪过的阴影也在渐渐向他护展。地下决心要打退这种想法，可结果反而使她哭得更加伤心了。

“别这样！别这样！"媚兰大声喊道，一面放下手里的梭织花边，急忙坐到沙发上，把思嘉的头移过来靠在她的肩上。“我原来不应该谈起这件事让你难过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感非常伤心，今后决不再提了。不，我们彼此之间不要再提，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让它就这样了结，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她暗含怨恨地补充说，"我要让英迪亚和埃尔辛太太明白，她们休想再散布关于我丈夫和嫂子的谣言。我要把这一点钉死了，叫她们俩谁也无法在亚特兰大抬起头来。而且，谁要是相信她们或接待她们，她就是我的敌人。"

思嘉满怀忧虑地瞻望着今后漫长的岁月，知道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家里将进行一场绵延几代的分裂性斗争，而这场斗争的起因就是她自己。

媚兰说到做到。她再也没有向思嘉或艾希礼提起这件事，也决不跟任何人谈论。她保持一种冷漠无关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万一有人敢于暗示那个问题便会变成冷冰冰的约束力量。在她她举行那个出其不意的宴会之后好几个星期里，瑞德神秘地不见了，整个城市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她从不饶恕那些诽谤思嘉的人，无论是她的老朋友还是亲属。她口头不说，而以实际行动来表示。

她像一株苍耳那样坚决站在思嘉一边。她让思嘉照样每天早晨到店里和木料场去，而且由她陪着去。她坚持要思嘉每天下午赶车出门，虽然思嘉本人不愿意去城市居民好奇的眼光下露面。赶车外出时她还坐在思嘉身旁，她还带她下午出去进行正式的拜访，亲切地鼓励她进入那些已两年多没有去的人家。而且，媚兰以一种强烈的"爱屋及乌"的表情跟那些大为惊讶的女主人谈话，意思是她们必须同时尊重她的朋友思嘉。

她叫思嘉在这种拜访中早些到，并且要留到最后才走，这就使得那些女人没有机会去三五成群地议论和猜测，避免引起一些不怎么愉快的事。这些拜访对思嘉来说是非常折磨人的，但她不敢拒绝跟媚兰一起去。她最怕置身于那些暗暗怀疑她是否真的被捉奸了的人当中。她最怕发现，这些女人要不是爱媚兰和不愿得罪她的话，她们是不会搭理她的。不过思嘉也很明白，她们一旦接待了她，以后就不能伤害她了。

有一点很能说明人们对思嘉的看法，那就是很少有人从思嘉本人的正派与否来决定他们到底是维护她还是批评。"我对她没有很高的要求，"这就是一般的态度，思嘉树敌太多，如今已没有几个支持者了。她的言行在那么多的人心目中留下的创伤，因此很少有人关心这桩丑闻是不是伤害了。不过人人都对伤害媚兰或者英迪亚感到强烈的兴趣，所以这场风暴是环绕着她们而不是思嘉在进行，它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是英迪亚撒谎了吗？"

那些拥护媚兰一方的人得意地指出这一事实，即媚兰近来经常跟思嘉在一起。难道一个像媚兰这样很珍视节操的女人会去支持一个犯罪女人的行径吗，何况这个女人还是跟她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的呢？不会，绝对不会！而英迪亚恰好是个疯疯癫癫的老处女，她恨思嘉，就造她的谣，而且诱惑阿尔奇和埃尔辛太太相信了她的谎言。

但是，那些支持英迪亚的人便问，如果思嘉没有罪，巴特勒船长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在这里陪着思嘉，让思嘉从他的鼓励中获得力量？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且随着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谣言就漫延开来，说思嘉已经怀孕了，于是支持英迪亚的那群人就满意地点着头，觉得自己完全对了。那不可能是巴特勒船长的娃娃嘛，他们说。因为他们分居的事实早已成为大家谈论的资料，因为全城的人早已对他们的分居感到极为愤慨了。

就这样，街谈巷议在继续，全城分成了两派，那些组织严密的家族，如汉密尔顿家、威尔克斯家、伯尔家、惠特曼家和温尔德家，也同样分裂了。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表明自己是站在哪一方向的。没有中立的余地。媚兰保持冷静的庄严的态度，英迪亚则一味尖酸刻薄，各自观测着形势的发展。不过所有的亲朋好友，无论他属于哪一方，都一致抱怨是思嘉引起了他们之间的破裂。他们无不认为她不值得大家这样去为她争吵。亲戚们不管自己的立场怎样，都觉得英迪亚出面来公开宣扬这种家庭丑事，同时把艾希礼也牵连进去，这实在太痛心了。可既然英迪亚已经说出来了，许多人便踊跃为她辩护，站在她这一边反对思嘉，就像旁的人爱护媚兰，便站在媚兰和思嘉方面那样。

有一半的亚特兰大人是媚兰和英迪亚的亲戚，或者声称有亲戚关系，包括各种各样的表亲、姻亲，以及双重表亲、远亲，等等，其中的关系是那样错综复杂，只有地道的佐治亚人才弄得清楚。他们一贯是个排外的家族，在紧急关头便团结成为一个共同对敌的严密阵容，不管他们个人彼此之间有什么分歧或隔阂了。仅有一次，皮蒂姑妈对亨利叔叔发动了一场游击战，它作为家族中大家乐得看热闹的一出好戏，闹了多年。此外，这些人的和睦关系从没公开破裂过。他们为人文雅、含蓄，说话温柔，连半真半假的口角和争执都很少发生，这是亚特兰大的其他家族所做不到的。

可是目前他们已分裂成为两派。全成的人便得以目睹那些五六等的堂表亲戚在这次亚特兰大从未见过的最糟糕的丑闻中都选择了自己的派别，卷入了斗争。这种局面给市民中那一半没有亲戚关系的人造成了很大困难，也给他们的机智和耐性带来子考验，因为英迪亚与媚兰的争执实际上引起了每个社会集团的分裂，如塔里亚协会，南部联盟赈济孤寡缝纫会，阵亡将士公墓装修协会，周未音乐集团，妇女交谊舞会，青年图书馆，等等，都卷了进去。四个教堂，连同它们的妇女协进会和传教士协会，也是这样，人们得注意不要把对立派的会员选进同一个委员会里。

亚特兰大的主妇们每天下午在家时，特别是从四点到六点的时候，便非常着急，因为生怕媚兰和思嘉前来拜访时恰好英迪亚和她的好友还待在客厅里。

她们一家最可怜的要算皮蒂姑妈了。皮蒂这个人别无所求，只希望舒舒适适地在亲戚们互相友好的气氛中过日子，对于当前这场争执也很想两面讨好。可结果无论是这一方还是那一方，都不容许她采取这种骑墙派态度。

英迪亚本来跟皮蒂姑妈住在一起，但如果皮蒂像她所考虑的那样要站在媚兰一边，英迪亚就要离开好。而如果英迪亚走了，可怜的皮蒂怎么办呢？她不能一个人生活呀！那时她只能叫一个生人来跟她作伴，要不就得锁上门到思嘉那里去祝可是皮蒂姑妈隐约感到，巴特勒船长不太高兴她去。那么，她就只好住到媚兰家里去，晚上睡在作为小博育儿室的那间小屋里了。

皮蒂不大喜欢英迪亚，因为英迪亚那个又冷淡又固执的模样以及对于目前事件采取了偏激态度使她感到害怕。不过英迪亚仍容许皮蒂姑妈保持自己的舒适生活，而皮蒂主要是从个人舒服而不是道德观点来考虑问题的，所以英迪亚仍跟她住在一起。

不过英迪亚既然住在那里，皮蒂姑妈的家便成为一个风暴中心点了，因为媚兰和恩嘉把这看成是她对英迪亚的庇护。思嘉断然拒绝继续在经济上支援皮蒂，只要她让英迪亚住在那里便决不妥协。艾希礼每星期都给英迪亚送钱去，但英迪亚每次都骄傲地、不声不响地把钱退回，皮蒂姑妈对上感到又惊讶又婉惜。这座红砖房子里的经济善要不是亨利叔叔的干预，将愈来愈可悲了。可是接受亨利叔叔的资助，皮蒂还觉得很可耻呢。

在这个世界上皮蒂除了她自己以外是最爱媚兰的，可现在媚兰对她只保持一种冷冷的客气态度，像个陌生人一样了。她尽管就住在皮蒂家的后院里，以前每天要通过那道篱笆出出进进走十几次，可现在一次也不来了。皮蒂总是主动去看望她。向她哭诉自己怎样爱她和忠实于她，但媚兰始终拒绝具体的事情，也从来不回访。

皮蒂清楚记得她得过思嘉多大的恩惠--几乎是依靠她活过来的。的确，在战后那个极端困难的时期，皮蒂面临的处境是要么接受亨利叔叔的接济，要么饿死，这时思嘉出来维持了她的家庭，给她吃的穿的，让能够在亚特兰大抬起头来做人。思嘉结婚并搬到她自己家里以后，她对她依旧十分慷慨。那个既令人害怕又逗人喜爱的巴特勒船长，每次跟思嘉一起来拜访过以后，皮蒂就会发现桌上有个塞满了钞票的簇新钱包，或者用绣花手绢包着一些金币偷偷地放在她的针线盒里。瑞德总是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以一种不怎么高明的手法断言她一定有个秘密的爱慕者，通常认为就是那位满脸胡须的梅里韦瑟爷爷，在干这样的事。

是的，皮蒂一直受到媚兰的爱护，更从思嘉那里获得生活上的保护，可是英迪亚又给了她什么呢？英迪亚，除了住在她那里，让她维持愉快的生活，并用不着凡事自拿主意之外，对她什么她处也没有。这实在是太悲惨、太不体面了，皮蒂一辈子从来没有自己拿过主意，任凭事物自然发展，结果便将许多时间在暗暗伤心和哭泣中度过了。

最后，有些人彻底相信了思嘉是清白无辜的，但这不是由于她自己的个人品德赢得大家的信任，而是由于媚兰始终坚信这一点。另一些人思想上有所保留，但因为他们太爱媚兰，希望保持对她的爱，便对思嘉采取了很有礼貌的态度。英迪亚的支持者们一般对思嘉表示冷淡，少数人仍还在公开指责她。后面两种情况是令人发窘而生气的，不过思嘉也明白，要不是媚兰的坚决保护和迅速行动，全城居民都会板着面孔反对她，她早已成一个被遗弃的人了。第五十六章\_\_